

卷之三

古今攷卷之二十三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置酒雒陽南宮

上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上曰云此三者皆人
傑也史記紀同惟高祖曰異○紫陽方氏曰漢書注高起二字
張晏以為高官者起或以為姓高名起史記注有都武侯臣起
此當缺疑不足深辨三傑之說夫人所知亦無庸議○呂東萊
曰臯陶之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高帝論得天下之由獨以三

傑自許而自起豐沛以來與民休息之志貫于幽明其大略可謂合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以此考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建宮闕於洛陽高帝之西洛陽名為郡而終西京之世實以為別都趙涉勸周亞夫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擊鳴鼓霍光以巫相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更始自雒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降朱鮪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然則自高帝之下王莽洛陽南北宮武庫皆未嘗廢周召卜宅之意固非後世所能喻至於天下之形勢則始皇李斯高祖張良蓋深識之矣

田橫自殺

班固紀書曰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其徒屬也小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史記高帝紀不書○呂東萊大事記書曰彭越既受漢封橫入海居島中高帝遣使召之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橫至尸鄉廐置自刎此東萊節史記田儋傳文而改以彭越為梁王一句為彭越既受漢封此前輩敘事不妨改史語一例也○橫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回謂此語不可不書○致堂胡氏曰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王俱帝之理豈有四

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者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紫陽方氏曰三皇五帝三王君天下者之號非有優劣諸侯擅王自七國始君其國者也布衣而王自秦亡始亦君其國者也妄意男子動欲為王殺身滅族令終者鮮而後世人主為帝人臣有親王之王功臣之王無國可君世變如此

乘傳 張變反

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有置馬謂之驛騎○陳祥道禮書周禮行

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爾雅曰遽傳也春秋之時楚子乘驛伐

庸文十晉人以傳召伯宗

成五年

鄭商人弦高使遽告於鄭僖三十三年

皆傳車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紫陽方氏曰禮記前有車騎疏謂古人不單騎馬左傳以公乘馬而歸恐騎自此始春秋之末也戰國則蘇秦所謂騎萬匹史記趙武靈王胡服而騎射皆世變也古者傳用車馬後世驛騎單用馬亦世變也

附論廐置

史記贊曰廐置謂置馬以傳驛也田橫乘傳四馬下足之車漢初猶用車傳

附論駮乘

漢文帝令宋昌駮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師古曰乘

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稱車右其餘則曰駮乘駮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紫陽方氏曰文帝之詣長安以宋昌駮乘知則文帝一車有三人又張武等六人乘傳車六乘共為車七乘一行二十一人二十八馬也車戰之法車中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別攷

附論詔衛尉酈商

中尉兵

執金吾

東萊大事記曰是時兵皆罷歸家唯屯衛在洛陽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紫陽方氏曰高祖都洛陽時他無軍在焉太尉盧綰亦無軍可將惟酈商以酈食其之弟適為衛尉掌宮門屯衛兵恐其挾朝廷之兵為兄報讐故詔敢動搖者致族夷高祖西都長安亦他無軍在京師惟有衛屯宮門之兵十一年秋七月淮

南王反始發上郡北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皇太子衛然前是帝紀不書中尉之官及卒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改為執金吾中壘兩尉以至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如此則非用以征伐出戰之軍也

車駕

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

附論車駕并行在所

紫陽方氏曰史記書駕入都關中不敢指斥天子以駕書以車書始此然駕又曰行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此所書行如東巡東遊云耳三十一年始皇始為微行亦不過行止之義三十五年書曰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於是以天子之車

駕曰行或書行渡江所沉璧或書行至雲夢或書行從直道至咸陽而漢書高帝紀十年書行如雒陽武帝紀書行幸者不一又書行自夏陽東幸汾陰行所巡無出今年筭近世南渡後呼臨安曰行都又曰行在所者此也

西都長安

東萊大事記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論周秦形勢初未嘗攷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耳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見言之

是以秦全盛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西有穀澠倚河鄉伊洛其國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

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意異矣○紫陽方氏曰漢高祖西都長安史記書曰西都關中回謂長安指一城而言關中沃壤千里以為王畿書曰關中是也回嘗讀禹貢而有感堯都冀州兼後來幽薊營州其地極廣不如是不足以為帝畿重內輕外以內制外之良法也其曰五百里甸服則納總納銓納秸納米納粟四面各五百里共為千里皆畿甸一人之所自取自用五百里侯服則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一侯服極有妙理孔安國偽傳說得大繆百里采則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 二百里男邦則曰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侯則曰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其詞侯服則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回竊謂此傳何故不以侯為諸侯而

謂之斥侯無是理也近見吾州婺源王大監炎晦叔書解百里
采者侯服五百里近甸服一百里之內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二
百里男邦乃公侯伯子男之男也其外三百里為諸侯則公侯
伯子之國也堯舜禹河北建都三而不同千里之內無采邑四
面五百里之外以一百里為采邑二百里為男邦三百里為諸
侯真得強榦弱枝之道如鄭玄解王制乃謂天子之縣內方百
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以為
夏制周制未聞回素所不信孟子正義引此語回嘗闕之矣以
禹貢甸服侯服叅攷初無此制鄭玄妄也孔安國之傳偽也王
晦叔之解乃合於天理人心何也漢高祖定都關中西巴蜀北
隴西上郡北地未嘗以封諸侯王其王者皆在函谷關武關之

以關西制關東猶堯舜禹以一河北冀州制河南數十百會
服也咸建五長禹言之而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
里諸侯足知堯舜禹畿內千里無采邑鄭玄之徒附會王制不
足信也漢關中不以封暗合堯舜禹之制云

六月大赦天下

東萊大事記曰正月之赦為項籍滅而下也六月之赦為定都
關中而赦也○紫陽方氏曰漢二年正月赦罪人一赦也所及
者狹巴蜀三秦及新得之郡耳五年既有天下正月六月之赦
始廣青災肆赦所見舜典青過也所謂宥過無大災禍也所謂
疲癯殘疾凡過失患害之人則赦之或曰目疾曰青天殃曰災
又是一說胤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謂夏

后為政之典籍有此何故專為曆象差舛設此嚴刑湯誓予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孥戮非殺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一人從軍
違令而收其男女如入于罪隸春藁之類以辱之湯一時之權
而非經也歟武成釋箕子囚亦所謂赦易雷雨作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又國君過市則刑人赦論語曰
有罪不敢赦豈若後世即位有赦謂之非次赦三年大禮有赦
人主疾有赦天災有赦赦既頻數姦猾僥倖管子書荀悅漢紀
論詳矣回一再攷秦紀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之罪在春秋
之前有嚴刑而無寬恩始此昭襄王二十六年書赦罪人遷之
惟有此一赦始皇十二年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非赦也二十
六年初并天下無赦終始皇之身未嘗有赦馬遷於水德後書

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其慘如此以至於亡漢高之赦荀悅以
為權時之宜亦漢有天下之一端諸葛孔明有言為政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
康成間每見言理亂之道悉矣曾不論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
歲赦者何益於政事出常璩華陽國志其論甚善故詳書之

七月臧荼友九月虜荼

臧荼史漢無傳初韓廣王燕荼以燕將從項羽入關羽自立為
西楚霸王徙韓廣王遼東以荼為燕王廣不肯徙國荼殺之韓
信下趙代遣使諭荼歸漢漢有天下詔臧荼王如故至是反蓋
項羽之舊人也項羽誅臨江嗣王尉不降今荼又反得非有所
疑乎韓信彭越之徒善用兵為楚王梁王不遣之誅荼而高祖

自往征之何也七月反九月虜自長安至燕甚遠除在道之日外蓋至即擒之也高祖用兵之神如此古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戰國以來古法盡廢但貴神速皆世變也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利幾項羽將以陳今侯之潁川史記書為陳公上文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則未嘗不以兵柄付大臣也不使諸侯王擊之則恐其連衡乎豈諸將無能敵利幾者乎高祖性喜躬臨行陣擊一潁川反侯何至勞萬乘之尊以山壓卵擒之易耳而異日平城之悔萌於此矣

附論是年張耳吳芮皆薨

東萊大事記書曰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引漢書韓彭英

盧吳傳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强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自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滎陽方氏曰漢書所以可觀者諸侯王功臣恩澤外戚侯百官公卿七表書拜罷死絕帝紀不書不人人為之傳臧荼王而無傳有傳則拜罷死絕亦可攷不必帝紀又書也唐書繁蕪不足觀帝紀書大臣拜罷死絕何益不足道之人亦為傳何益漢書又不

如史記班固而馬踈然馬有深意高見也附評史法書此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是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至後九月仍徙諸侯子關中以臧荼利幾之反也

後九月

漢書帝紀元年冬十月之前書秦二世元年二年三年於秦二年書後九月至此漢五年又書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顏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法也○紫陽方氏曰漢高元年乙未五年已亥秦二世二年癸巳至已亥七年而兩書後九月則

是七年而再閏也與古五年再閏之法異矣是必歷法有差耳大德三年已亥三月十七日回書云漢高五年已亥凡二十五已亥除一年不算計一千五百年云

治長樂宮

咸陽

長安

東萊大事記書曰治長樂宮于長安史記紀不書漢書紀無于長安三字東萊解曰按史記大事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盧縮傳云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咸陽為長安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方營宮室於長安謀徙都也○紫陽方氏曰東萊讀書甚精如此項羽未死縮封長安侯五年後九月始王燕高祖雖從婁敬之言都關中未都長安班固書西都長安非是後來習熟不覺也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東萊曰始皇并諸侯而墮壞城郭高帝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短長於是可卜矣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紫陽方氏曰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又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曰道曰國曰邑皆縣也又地理志高祖訖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郡統縣國亦統縣書趙國至長沙國凡二十國而已廣平國統縣十六長沙國統縣十三非高祖時之大國也有一縣之國則

列侯之戶最少者有不能一縣者周制有采邑即食邑論語有千乘之邑十室之邑伯氏駢邑三百皆食邑之邑子夏莒父宰子游武城宰即皆後世之縣

十二月遊雲夢執韓信

漢紀書六年十月又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史記紀書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云楚王信即因執之下文書是日大赦天下史記淮陰侯列傳書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

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斬
鍾離昧謁上上必喜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
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

臣亡

帥古曰此黃石公三畧之言班書刪下四句信欲發兵反刪反字

天下已定我固當烹班書

亦刪此

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由此日怨望鞅鞅羞與絳
灌等列○紫陽方氏曰詳觀史記此傳韓信初無反心告者過
也陳兵出入非反也匿鍾離昧何不請於上而求救之以故人
之誼匿之亦未至於反也信引黃石公三畧之六言而曰天下
既定我固當烹馬遷書曰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盡之矣遷書曰
書用高祖既得信恐天下諸侯實有謀反而未發覺者相挺而

起即於擒信之日大赦天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
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此赦為擒韓信而下然高帝亦
心知信本無罪已有赦之之意故後十餘日至雒陽赦信封為
淮陰侯信居長安自六年十二月至十一年凡閑居六年陳豨
反呂后蕭何詐信斬之○紫陽方氏曰三代之王君臣未嘗有
詐春秋戰國始尚詐而孫吳之徒著兵書無非詐也漢高君臣
上下皆詐也偽遊雲夢以召信高后詐令人從上所來以詐給
信而信之用兵亦皆詐耳陳餘欲殺張耳高祖以類耳者斬頭
與之彼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何如人哉陳平張良無非
以詐為事者下邳在東海郡有上邳下邳雲夢在南郡華容縣

南秦漢大兵之後其藪澤尚可游獵乎以此為名會諸侯於陳
陳即孔子斥陳者今陳州馬遷謂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不
矜其能庶幾周召太公然詐力之士未足語此如曹參學黃老
庶幾乎哉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本徹侯武帝諱徹改

東萊大事記書甲申始剖符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為通侯用留
侯世家語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功臣表曰漢
興二世自秦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率雄俊三年然
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
乃定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平陽懿侯曹參信武肅侯靳歙汝陰文侯夏侯嬰清河定侯

王汲陽陵景侯傅寬廣嚴侯召歐廣平敬侯蘇歐博陽嚴侯

陳瀛堂邑安侯陳嬰曲逆獻侯陳平

右六年十二月甲申封者十一人

留文成侯張良十六年薨射陽侯劉纏即項伯酈文終侯蕭何酈音贊

絳武侯周勃舞陽武侯樊噲曲周景侯酈商穎陰懿侯灌嬰

汾陽悼侯周昌梁鄒孝侯武虎成敬侯董濞蓼夷侯孔聚此人

侯三年費侯陳賀陽夏侯陳豨自為王反誅

右正月丙午封者十三人

隆慮克侯周竈正月未封丁陽都敬侯丁復正月申封戊陽信胡侯呂

青正月壬子封東武貞侯郭蒙正月午封戊汁方肅侯雍齒五月封汁音干

或侯什

右正月丁未戊申壬子戊午封者五人三月以後今不書
留侯世家所謂六年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
爭功不決未得行封於是有沙中謀反之說先封上所憎
雍齒共計二十九侯也位次別攷班書帝紀此事載在封
劉賈等四王之後曰上巳封大功臣三十餘人非是雍齒
之侯第二十九人耳焉得曰三十餘人功臣表正月戊午
雍齒封亦不當書三月東萊大事至六年正月終
記微差

古今攷卷之二十三終

古今攷卷之二十四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功臣剖符

皇帝璽符節前已攷矣功臣剖符猶未為詳漢高未定天下先
封王韓王信英布等書曰剖符天下既定又封列侯剖符故書
始曰剖符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自先王以來
有五瑞五玉所謂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以合瑞五等諸侯
來朝則執之去則還之周禮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冒之
云者契勘圭璧無作偽者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五玉

也此制既廢而秦有皇帝之符則郡守所剖而人主藏其半者
乎漢因之

附周禮八節

周禮掌節掌八節陳祥道云玉節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守
邦國者用玉節諸侯守其國者即與此節又在五玉之外角
節用犀角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節其制六
節龍節皆
以金為之而象其形使山國土國澤國者異其用
關用符節半竹為之都鄙用管節全竹為之道路用旌節
脩於符節管節飾以毛蘇武節旄盡落唐節度使建旌節又特
侈大皆奉使所擁之物也又有貨賄用璽節即今之印章也

古今考漢銅虎符竹使符

史記孝文本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漢
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比史記去國
相二字紫陽方氏曰讀史漢文章班劣於馬讀注脚則漢書顏
師古其尤也所以東萊大事記本文多取史記注脚多引師古
而不取索隱此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治兵遣使
者至合符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後簡易也師古曰與
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以上漢書注史
記同而添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
發說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注云銅
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回謂張晏代古珪璋之

言是也高祖封功臣王侯所剖之符有云丹書鐵契別已攷

東萊論銅虎符

呂后之崩年齊王中尉給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東萊曰文帝以前盖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
此始乎○東萊又曰漢諸侯王兵權在相王不得自調發盖相
漢所置也若京師不下虎符則相亦不得自調發東萊又曰漢
書止書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削國相二字紫陽方氏曰漢以
符及節為信朱虛侯章附持節者車以入北軍則信之中有詐
焉此齊王發兵不待虎符且并誘奪瑯琊王兵則亦難測也景
帝七國反其發自以虎符為信大信結人心小信仗符節

孟子若合符節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云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趙岐注節

玉節也周禮有八節

孫奭正義曰案周禮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
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
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
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
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
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以送行者也

孟子朱文公集註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
藏其半有政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紫陽方氏曰孟子所謂符

節周禮八節中有之所謂半竹為之者其是乎周禮雖劉歆為之所本遠矣故孟子有此符節之言後世一切廢之當攷自何時始自有紙之後方板竹策帛書曰符曰節曰傳一切皆廢部符下所屬紙也自一命以上至極品有官誥曰綬紙也省劄紙也人臣表章牋奏凡下達於上紙也人主制詔勅黃批荅凡上行於下紙也州縣百司行移紙也惟有印之一物匣之袂之而不佩無所謂古之組綬矣唐有鐵券以賜功臣有此碑本

英蕩

虎節人節龍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謂英蕩當作帑謂以函器盛此節陳祥道謂禹貢揚州貢篠蕩大射禮在建鼓之間則蕩竹也詩曰二矛重英朱英綠騰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為之而有

飾焉先儒以為畫函是也紫陽方氏曰以器盛物謂之函今世有之英蕩之制廢矣

傳

周禮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所過文書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

繻

終軍入關關吏予軍繻陸晏曰繻音須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帛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謂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

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弃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曰此前弃繻生也

申以丹書之信

功臣表曰申以丹書之信漢紀末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山如礪河如帶國乃滅絕又曰金匱猶金滕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今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凡十七字紫陽方氏曰剖符作誓丹書鐵契無注恐是以鐵鑄符如銅虎符以丹書此十七字於上而各剖一半乎既以鐵為版丹書此誓剖之則以金為匱以石為室而諸侯執左符所留右符皆藏之宗廟乎素問有金匱玉版

晁錯策亦云剖之玉版藏之金匱尚書有金滕古之文書懼其朽懼其焚欲垂久遠故謹嚴如此陳祥道謂老子曰執左契以不責於人則右留京師者非是今日賀大守啟劄必曰榮折左符久矣然高祖封功臣有玉侯之符郡守未有符也郡守銅竹符自漢文始應劭曰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水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回謂陰陽消長寒暑往來有晝則有夜有生即有死有興則有亡詩書所云萬壽萬年人臣祝至尊萬歲即封爵永存之意也功臣表有云子孫驕逸殞身亡國訖于孝武靡有子遺又當以是觀之

重以白馬之盟

史記呂后本紀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
帝刊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漢
書見王陵傳帝紀無此事而史記無王陵傳功臣表中以冊書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白馬之盟謂刑白馬而軟其血以
為盟也軟色洽反所洽反啜也○紫陽方氏曰漢高刑白馬盟
史漢帝紀不書在王陵傳非劉氏而王乃見其事不知歲月周
禮有司盟之官有盟有詛荀卿與穀梁皆曰盟詛不及三王然
周有此官玉府供珠盤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有桃有芻以祛
不祥豐人飾犬盟牛牲司寇蒞盟書登之天府禮記曰蒞牲曰
盟又曰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盟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春秋書盟不一書同盟者于幽二馬陵戚虛打雞澤戲重丘

各一凡八也會盟于邾者凡一也盟而不地者凡三也

文二年
三年十

三書會及盟而不稱公者幽宿防齊翟泉晉慶父蘇子之女栗

宋向戌之劉各一凡八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

侯束牲載書而不軟血凡牲飾以文繡其殺也寘之於坎加書

其上盤盛耳敦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軟小者亞之左哀十

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彘執牛耳定八年晉侯盟衛侯

衛人請執牛耳陳陀成何控衛侯之手及腕史記毛遂取鷄狗

馬之血來奉銅盤跪進楚王曰王當軟血而定從於殿上遂左

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軟堂下此長少先後之別也襄十一年

左傳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王賜之驛旄之盟杜預言重盟

不以鷄犬王者賜而後用又左傳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鷄以

詛射穎考叔者此盟詛大小之別也鄭玄曰大事曰盟小事曰
詛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侯衡詛諸五父之衢定五年
六年陽虎盟桓子於稷門而又大詛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
亳社又詛於五父之衢此盟與詛之例也子任割臂以盟莊公
則不用牲華元子反登牀之盟不用牲春秋耻城下之盟尋盟
同盟乞盟要盟逃盟渝盟必誓之於神如襄十一年亳之盟桓
所謂名山大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而誓之
今世俗尚然有云發誓願者有云出惡語以詛詛者獨不用牲
耳漢高祖刑白馬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則帝當先歃血
而蕭曹之徒以次歃之歟史記作噉血盟使接友又云或作啣
又章牒反漢書作啞血師古曰小歃也所甲反與蘇秦合六國

後刑白馬盟司視周人七姓驛旄之盟尤重矣桃今之桃樹枝
葉萌莢帚也

附攷白馬盟出處

史記惠景間諸侯年表太史公讀列傳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
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
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
之非制故特著令便侯音鞭吳芮也
漢書吳芮傳其定著令下亦引鄧展注師古曰傳後贊文或說
是也

右非劉氏不王出處二

史記無長沙王世家亦無吳芮傳別攷詳矣附此

正月丙午立劉賈等同姓四王

先是十二月執韓王信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喜陛下得韓信
又治秦中因論秦齊形勢謂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非親子
弟莫可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紫陽方氏曰田肯之賀
有以發悟上心為大封同姓之始也異姓諸侯王表凡十八王
項羽王西楚立十八王也羽誅齊王韓信徙楚尋廢為侯此一
王無矣衡山王吳芮徙王長沙已死子嗣此一王存臨江王尉
虜此二王無矣九江王英布此二王存常山王張耳改王趙已
死子敖嗣此三王存代王趙歇滅矣此三王無矣陳餘亦滅矣
齊臨菑濟北膠東三田王俱滅矣此六王無矣三秦王滅矣此
九王無矣燕王臧荼滅十王無矣而盧綰王燕此四王存遼東
王韓廣滅此十一王無矣魏王豹虜十二王無矣殷王司馬卬

降十三王無矣韓王成項羽殺之立鄭昌漢立韓王信十四王
無矣而漢存五王河南王申陽降十五王無矣五王存之外有
彭越王梁當此時異姓之王有六人吳芮子張耳子不足慮韓
信已廢而英布彭越韓王信盧綰未可保也諸功臣未盡封徹
侯也田肯有以啟高祖之心始大封王子弟故賞之金五百斤
云

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

功臣表曰賈高祖從父弟也荊燕吳傳荊王劉賈高帝從父兄
也不知其初起時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
今會稽也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故
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障音章東萊曰漢地理志下邳屬東海郡

即秦剡郡既已封楚王交當是秦漢之間分割下邳為東陽郡其詳不可攷也鄆郡所治乃湖州長興縣故城在縣西南八十里今建康地徽宣太平廣德皆鄆郡之境也吳郡所治乃平江府今常秀杭越明台婺溫慶衢潤湖睦皆吳郡之境也○紫陽方氏曰漢地理志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為荊國十二年更名吳然六年正月丙午劉賈之封不曰會稽郡而曰吳郡何也豈斑固追書而從改名耶秦置會稽郡漢統縣二十六治吳縣今平江府是也嚴助傳書會稽吳人朱買臣傳書吳人蓋皆今平稽非今浙東越州之會稽也劉賈傳立為荊王王淮東不治吳郡之吳縣漢志臨淮縣有東陽縣在淮浦盱眙淮陰縣之間必

立於此賈立六年高祖十一年黥布反賈戰弗勝走臨淮郡之富陵縣為所殺無子國除高祖十二年十月以會稽吳封兄仲之子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史記書曰郡吳治今平江府吳縣其傳謂豫章郡銅山鑄錢韋昭注豫字誤但當言章郡今改章古字通用晁錯削濞會稽郡則吳王所都亦取之矣故反反而滅三郡入漢則吳郡之後為會稽郡其在此時歟丹陽郡統縣十七皆今浙西江東地有故鄆縣即鄆郡有曰黥縣曰歙縣回所居徽州今二縣古名猶存黥音伊今寫曰黥會稽郡則浙西浙東地皆是朱買臣之負薪為郡皆浙西吳地東陽所屬臨淮郡則淮東地皆是賈荊王交楚王所謂分楚地為二國也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文穎曰碭郡今梁國是也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是也傳曰王薛郡東海彭越三十六縣東萊曰碭郡所治乃單州碭山縣今應天興仁鄆濟單毫廣濟皆碭郡之境也薛郡所治乃兗州僂源縣今兗海淮陽皆薛郡之境也郟州所治乃海州東海縣秦分薛郡東海及旁郡地置郟郡如沂州之費縣淮陽軍之下邳縣皆其境也○紫陽方氏曰回嘗至今兗州州治無屋數碑立瓦礫中前宋太守題名猶在居民無數十戶東望孔子墓林蔚然豐茂泰山巍乎其上也壓平野而曠土荆棘罕積野雉飛雓其卵可拾驟馬逐之三起三落即得雉矣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門人也一時間氣鍾劉氏一

門高祖之武元王之

詩今不傳也

高祖四兄弟

太上皇生高祖

長兄伯早

次兄仲即代王喜

少弟交字游即元王

郟客

文王禮

劉辟疆劉德劉向劉歆

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

代王

紫陽方氏曰宜信侯喜為代王即高祖兄仲也漢書無傳事見吳王濞傳中功臣表六年正月壬子立七年為匈奴所攻棄國自歸廢為郟陽侯孝惠二年薨子吳王濞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以故代王子沛侯立為吳王立四十二年孝景三年反誅濞傳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

棄國間行走洛陽天子不忍致法廢為郟陽侯子潁起為沛侯
年二十從高祖破黥布荆王劉賈為布殺無後上患會稽吳輕
悍乃立潁為吳王

東萊曰雲中唐勝州單于大都護是也鴈門唐雲應朔州是也
代郡唐蔚州是也史記本紀載喜為代王十七年漢興以來諸
侯年表雖書喜元年於六年與漢書同然謂韓王信降匈奴而
喜繼王其地二者皆非也漢書本紀年表載封拜年月日郡名
縣數皆具蓋故府之所藏也况喜所王者雲中鴈門代三郡信
所王者太原一郡自不相干史記之誤明矣然所以差誤者亦
有說焉高帝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避胡都晉陽信上書
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馬邑據地理

志屬代郡在高帝時或屬太原未可知也至高帝十一年封文
帝為代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以益屬代是割韓王信之故地
以增益代國也自後世觀之韓之都乃在代之縣代之地乃涉
韓之舊疆也子長論輿地之大勢封建之大意固非孟堅所及
至於總練故實考核歲月則孟堅之所長也○紫陽方氏曰回
嘗謂馬踈而意有餘班密而見不足者此也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
東萊曰肥惠帝庶兄庶長子也膠東所治乃萊州即墨縣膠西
所治乃密州高密縣臨淄所治乃青州臨淄縣濟北博陽所治
未見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今分為兩郡蓋在田榮并
三齊之後城陽所治乃密州莒縣今登萊沂密濰青淄濱滄棣

濟德博皆六郡之境也

紫陽方氏曰田肯一言寤主謂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蓋亦窺見高祖之心奪韓信齊而易之楚信未改封入壁奪其軍忌之甚矣既而不以齊封諸人以為郡不欲以重地與人也其擒信於陳奪其楚地信本不反忌之而欲除之也所謂楚亦未肯與人也田肯發其端惟以得信為賀而次言齊地宜封子弟高祖之疑於中者遂決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此詔甚典雖止亡劉賈疏屬一人群大臣心知其指矣遂奏請劉賈王荆元王交王楚分楚為二其曰正月丙午又七日壬子立代王喜齊王肥先後姪次少弟次仲兄最後親庶長子其實雅意在立子

肥為齊王也故又以曹參為齊相焉大封同姓自此四王始漢表書楚第一代第二齊第三荆第四高祖王子弟實十二人代王喜廢為侯子濞以劉賈戰死之地封為王表惟書十一人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序甚佳表微不同如東萊之言取漢表

高祖封同姓王十二人除此四王外又八王

初四王荆王賈楚元王交代王喜齊悼惠王肥

淮南厲王長高帝子十一年正月庚午立孝文六年謀反廢死後立子劉安

趙隱王如意高帝子九年四月立十二月為呂太后所殺無後代王高帝子漢文帝也諱恒十一年正月丙子立十七年高后八年入為皇帝

趙共王恢高帝子十一年三月丙午為梁王立十六年高后七年徙趙其年自殺無後

趙幽王友高帝子十一年三月丙寅立為淮陽王二年徙趙十二年高后七年自殺子遂文帝元年封景帝三年反誅子辟

疆文帝二年封河間王

燕靈王建高帝十二年二月甲午立十五年高后七年薨殺其子

燕敬王澤高帝從子昆弟高后七年以營陸侯立為瑯琊王二

年文帝元年徙燕漢書荆燕吳傳劉賈劉澤劉濞也澤最踈

非高祖之封

吳王濞高祖孫代王喜之子也喜棄國赦為郟陽侯高祖立為

吳王立四十二年景帝二年反誅

紫陽方氏曰高帝八男惠文二帝高五王傳一齊三趙一燕也淮南王長自為傳

史記秦漢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漢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奇句文虐戾滅秦自項

氏奇句文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此四句謂高祖文奇五

年之間號令三嬪音善索隱曰古禪字市戰反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

之亟也此第一節言陳項劉三人之興文奇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

百姓攝行政事薦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

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

放弑上文總言湯武中舉孟津事正謂武王秦起襄公章於文

放弑上文總言湯武中舉孟津事正謂武王秦起襄公章於文

繆獻孝之後稍以蚕食六國百有餘載乃能并冠帶之倫三段論虞

夏湯武秦以德若彼回曰此謂用力如此回曰此謂秦蓋一統若斯

之難也此第二節言五代之興其難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

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

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

為驅除難耳此第三節論秦之失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索隱曰指高

始於閭巷回曰上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

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紫陽方氏

曰子長十表自我作古秦楚之際月表自秦二世元年壬辰七

月始其次第秦楚趙項齊漢燕魏韓七月陳涉起九月兵至戲

二年癸巳十二月陳涉死九月項梁起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



古今攷卷之二十五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始漢元年不書義帝其次序楚分為四至韓分為二凡十八王
高祖為帝後追書漢元年為一王也

孟堅表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
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
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於文繆
獻孝昭嚴回曰子長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今孟堅

獻孝昭嚴

回曰子長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今孟堅

活稍蚕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強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是以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劔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迄於孝文異姓盡矣

紫陽方氏曰子長之文痛快孟堅之文補綴雖造語工不及子長抑揚嗟嘆意味有餘也其謂虞夏殷周秦積累而後興子長本意也子長先言陳涉項羽高祖所以驟興最有意次敘五代之興必悠久艱難而始皇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於是無寸尺之封而欲圖萬世之安陳涉之所以起也項羽之所以起也作難二字貶涉虐戾二字貶羽而撥亂誅暴四字稱高祖此不惟見高祖之驟興承秦之弊亦以見涉羽為漢驅除彼皆不仁而漢獨仁故也孟堅之文密不如子長之文疎也發此一例學者當細攷之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索隱曰應劭云雖名為王其實如古之諸侯○紫陽方氏曰子長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不書曰諸侯王故索隱引應劭注如

此孟堅乃為異姓諸侯王表同姓者單曰諸侯王表只此一著子長高於孟堅多矣

論史記諸侯年表漢書諸侯王表之異

子長表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如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闕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紫陽方氏曰子長此一節意謂周之封建魯衛地多以親親褒有德太公地多以尊勤勞皆非常也他所封數百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乃當然也厲幽之後侯伯疆國興焉

天子微弗能正周之德亦未衰而平王東遷形勢弱矣故侯伯疆國興而周衰微嘆周之東不能強榦而弱枝也乃後歷敘漢事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至內史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嘆夫法之未善也故曰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廣疆庶孽高祖之權宜也於是再論漢興百年之間諸侯踈屬驕奢淫亂叛逆不軌殞身亡國然後天子觀於上古推恩分子弟國邑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而漢郡八九十犬牙相錯強本榦弱枝葉故曰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敘漢初至武帝大初年間諸侯為一表謂初封之地大廣非悠久之計叛逆亡隕分王子弟之後漢始有八九十郡而諸侯微此東萊所謂論封建之大

意非孟堅所及者也孟堅表意全反此

孟堅表曰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

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

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

拔者也回謂改子長意而用其事全相反子長以齊魯地大廣為非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

刑錯此亦非周之太平周召為相之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

惟齊桓公有功於周晉文公無禮矣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河洛之間分為二周

有迺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既

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

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此孟堅稱美諸侯所以衛周之事謂為封建之力然

不知地大上倍亦所以亡國

孟堅又曰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

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

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此謂秦廢封建而暴亡回謂秦之虐雖封王子弟

弟及侯國亦亡

孟堅又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

功臣任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天子自有三河至內

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

數十宮室百司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回謂矯枉過其正此一句方是

全文畧改于長語而意不同

孟堅又曰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日淺高后女主攝

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

賴之於諸侯也

回謂折諸呂之難乃平勃交權之力朱虛侯之初心在齊非灌嬰連衡齊適為京師患耳七國

之變政以渾國大盛却不言及

紫陽方氏曰孟堅之言雖敘事本末如子長意却不然子長之意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天子之地大諸侯之地小則上足以制下孟堅顧謂漢祖封諸侯雖矯枉過正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亦賴諸侯殊不知諸呂之誅非全是諸侯之力晁錯為景帝忠謀而踈斬之以謝七國而吳濞無上之心不輟非周亞夫絕其糧道濞不敗也所謂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齊趙梁淮南之分皆文子長語而失子長之意至謂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宮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食衣租稅至於哀平與富室亡異而王莽生

其姦心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主厥角稽顙奉上璽鞞豈不哀哉回竊惟王莽假母后之勢以篡國乃元成哀帝積弱而無剛德孔光張禹之徒有以成之孟堅乃謂分王子弟左官附益之制有以弱諸侯於外而生大姦於內愚意決不敢謂之然也此前輩先儒所以不與班史謂其不如遷史也

齊趙梁淮南之分

漢表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折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陰濟陰也淮南分三謂淮南衡山廬江○紫陽方氏曰齊悼惠王肥最盛九子為王哀王

襄嗣至子絕孝王將閭治封立孫絕城陽景王帝以朱虛侯立
傳十世絕濟北王興居以東牟侯立二年謀反誅淄川懿王志
以安都侯祈為濟北王後改封淄川傳九世絕淮南王辟光淄
川王賢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皆與七國同反誅城陽景王章
有功最遠九王而武王以謀反誅

以曹參為齊相國

東萊曰按本傳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庶長子也而以參為相國齊
七十城七十縣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
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至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入相
漢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
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
乎○紫陽方氏曰參本沛獄掾從沛公起百戰將也而知學問
乃如此孝惠二年入相故相齊九年惠帝除諸侯相國更為齊
丞相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齊七十三縣軍興車騎十二萬衆強大之國也宜高祖
以愛子信臣鎮之參文武全才所謂黃老之學別攷

以大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從韓王信都晉陽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沛公使張良以韓司徒
徇韓地得信從漢王入漢中說曰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

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拜為韓太尉
畧韓地急攻韓王鄭昌昌降立信為王信與周苛守滎陽楚拔
之信降楚已亡歸漢漢復以為韓王從破項籍與韓剖符王穎
川六年春以信壯武天下勁兵處以大原郡為韓國徙都晉陽
信上書徙馬邑匈奴冒頓大入信數使使求和解上賜書責讓
之恐誅以馬邑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往擊之有白登之圍具見
信傳

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漢書功臣表於重以白馬之盟後書曰又作十八侯位次不書
何年孟康曰唯作蕭何元功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
下竟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

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歺薛歐周昌丁復蠱達從第一至十
八下文曰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畫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
歲諸宗廟副在有司

紫陽方氏曰東萊大事記書此在高帝六年定功行封之後偶
接續書之耳非此年也張敖位次第三史記表曰張耳為常山
王走歸漢漢定趙為王卒子敖嗣漢六年春也漢九年四月坐
相貫高為不善廢為宣平侯則焉得六年已定位次為元功列
侯之三乎今史詳書于后

鄼侯蕭何第一

平陽侯曹參第二

宣平侯張敖第三

絳侯周勃第四

舞陽侯樊噲第五

曲周侯酈商第六

魯侯奚涓第七

汝陰侯夏侯嬰第八

穎陰侯灌嬰第九

陽陵侯傅寬第十

信武侯靳歙第十一

汝國侯王陵第十二

棘蒲侯陳武第十三

清河侯王吸第十四

廣平侯薛歐第十五

汾陰侯周昌第十六

陽都侯丁復第十七

曲城侯蠡達第十八

東萊曰張敖以高帝九年廢王為侯蓋今年有詔作元功十八人位次及位次之定乃在九年以後也顏師古曰張敖無大功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東萊又曰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然則自十九以下皆平所定也平之第在四十七其自處固善而留侯之第尚在六十二何耶蓋平

以智自恃固不與功臣爭先若留侯澹然事外雖序曲逆之前亦所不願也高帝深諒其雅意在當時必畧有定次至高后世特因其舊而銓品之耳

紫陽方氏曰所謂位次者何也朝班有定序如丞相大尉之類有一定之班而列侯無官職入朝則不可以無先後之班上殿侍宴則不可無次序之坐所以因其功之高下而次序之也當時雜亂失次豈惟班序未定六年春剖符封侯亦止三十餘人耳高祖之封侯至一百四十七人表書百五十三人淮陰侯無位次以十一年謀反誅也芒侯耐矜跽無位次以六年封一年薨無後也陽夏侯陳豨無位次以十二年謀反誅也元功十八人位次必在張敖廢王為侯之後其百餘人之位次則在高后

二年且高祖六年尚有長沙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盧縮九江王英布梁王彭越韓王信王爵貴於侯獨無位次乎同姓王為一班異姓王為一班功臣列侯為一班必各有位次謂十八人定於高帝六年張良陳平何以不在位次之列其列侯之未封者源源而來當是盡高祖之世但定訖十八人位次陳平張良不爭高后時定位次則反而誅者與早死者無位次也張蒼計相位次六十五呂馬童位次一百一同取項羽王翦楊喜呂勝百二百三百四張相如一百一十八恐又是以先後封論嗚呼士大夫爭名爭利絲毫必計千古一瞬今安在哉

雍齒汁防侯

音地名

汁防音什方史記表如此寫或但書曰什方地屬廣漢其位次

一十七傳五世○紫陽方氏曰世有人主所怨而不死者乎高祖萬乘之貴不能必殺雍齒乃從而封之是故君子知命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如漢朝

紫陽方氏曰回續魏鶴山古今攷用漢書帝紀為題而所引書不一偶參用呂東萊大事記凡解釋漢事為題不專用帝紀也非其時而事出前後代則曰附攷附論此一節東萊取漢書齊悼惠王傳贊為題○東萊解曰高五王傳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郡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行其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史記五宗王世家大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賦皆入於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制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紫陽方氏曰五宗王者景十三王也孟堅合兩世家贊為高五王傳贊子長所謂大國無過齊悼惠王惡其過制也又云及後分裂固其理也言過制之事不可久遠也所謂諸侯皆賦亦惡諸侯全有國賦也當是時惟吳王濞尤富鑄山煮海鹽鐵既饒不賦於民遂生叛心除更一事漢獨置相而已此

尤子長所惡也吳楚叛後奪之權貧者牛車之嘆譬如父母愛驕子至其不肖狼狽無及於教誨矣此意皆高孟堅之意甚卑

作左官之律

漢諸侯王表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捨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紫陽方氏曰如王國人不得入宿衛是也古尚右故主人坐東面西曰左賓坐西面東曰右儀禮公食大夫禮公坐其中主人者為公主此客任賓主百拜酒三行之勞坐其左而

尊賓於右今世人入門分左右主坐左客坐右猶尊客也而自唐以來左相班右相之上如近世時亦然尚書左丞班右丞之上左右正言司諫皆先左後右又以有出身文官為左後去之漢置左右內史左馮翊右扶風則尚左矣今日始又尚右右丞相左丞相中書左丞右丞是也

設附益之法

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益於私家也

諸侯王初置金璽蓋綬

百官公卿表諸侯王高祖所置師古曰蔡邕云漢制皇子封為

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號加之總名諸侯王也金璽蓋綬音庚別攷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負武帝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大僕曰僕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紫陽方氏曰此表所書比東萊所引高五王傳贊詳甚故特書之

附攷璽印組綬

公卿百官表相國丞相大尉大傅大師大保前後左右將軍大

司空金印紫綬武帝宣帝大司馬無印綬成帝初賜哀帝去之
又復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改金紫哀帝復為
御史大夫諸侯王金璽蓋綬如淳曰蓋音戾綵也以祿為質晉
灼曰蓋草名也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也師
古曰晉說是也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
舊儀去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
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光祿大夫無
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
射御史尚書尚符璽者有印綬
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

至二百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為蟲獸之形
而刻文曰某官之印成帝綬和三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
年復黃綬

朱買臣傳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守邸與共
食少見其綬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昌邑王傳受皇帝璽綬霍光傳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
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紫陽方氏曰高祖紀秦王
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隆軹道旁曰璽曰符曰節前已詳攷而論
之矣今璽印組綬亦不可不攷如后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
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鄭玄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璠而充而絀文而緼組綬鄭玄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作緇或作系旁才綦文雜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正義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綬也失魯司寇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而為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回謂佩古宗廟冕服朝覲弁服皆有左右玉佩秦廢之而經傳佩之可攷者陳祥道禮書備矣自秦及漢璽印組綬之法亦可攷而組綬二字祖於古之玉佩而不同故著之古人玉佩不惟宗廟朝覲有之而燕居亦然玉藻所謂無故玉不去身乃燕私之佩非祭服之佩朝服之佩也後世印綬則秦漢君臣無時而不佩於身此尤異於古而秦法佩玉帶劔乃左帶劔右佩

印綬故有曰左右劔佩相當荆軻之變秦王帶劔則人主坐殿亦左帶劔右佩璽綬也群臣曰王負劔者呼令秦王移所帶劔負之於背則一拔而出也蕭何帶劔履上殿則宰相亦左帶劔右佩印綬也漢儀諸臣帶劔至殿階解劔晉世始代之以木則知兩漢群臣皆帶劔佩印綬此制之廢又當別攷青印劉熙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封物相因付也漢舊儀璽皆白玉螭虎紐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璽又有秦傳國璽不知霍光脫昌邑王璽組果何璽也或謂天子璽方四寸則如之何佩之亦大重矣璽書二字初見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松皆曰璽印也偶讀漢淮陽王傳璽書謝奏有詔策二字書即

詔也以竹策書之而以天子玉璽封之也

侯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綬佩留其絲綬以為章表秦乃以

綵組連結於綬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曰綬乘輿黃赤綬四采

黃赤縹緝純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

皆同又漢官儀乘輿綬黃地骨白羽青絳緣五岳四百首長二

丈二尺王赤綬一等諸國貴人相國主公封君丞相御史大夫

匈奴綠綬又一等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或青綬又

等自青綬已上綬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綬者

古佩綬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綬紫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

百黑綬又一等四百至百石黃綬又一等回初讀頗難曉以汴

京刊本初學記及陳祥道禮書細攷然後知凡先合單紡為一

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

者絲細少者籠皆廣尺六寸初學記無尺字回按韻書組總五切綬屬

小者為冕纓亦綸組也綬上去二首注綬維祥道所記唐制今

不書何以言之今人無此制久矣組今巧索之類所以穿印璽

之竅繫之於腰其文采顏色織組之工丈尺廣博祥道亦不能

盡為圖其謂漢承秦制加以雙印佩刀之飾回謂冠有纓佩有

組而綬又脩博纏於腰圍之間者內則男女左右佩謂之事佩

而左右珩璜琚瑀衝牙螭珠之佩為德佩古人先事佩後德佩

一身之所繫亦多端矣秦漢易之以印綬而組綬二字祖出玉

佩非實有所似也不過今人綵絲繩索之義而其制不傳未知

何時廢印綬不佩而祭服朝服之復古始漢明帝今人用匣盛

何時廢印綬不佩而祭服朝服之復古始漢明帝今人用匣盛

印以銀為龜長官花押藏之紫袂包匣又封押之牌入印出印
出牌入以公裳為綬全與秦漢不同有朝服箱幘頭匣笏囊祭
朝一服之佩宋時三年一大禮用之他不過曰公裳公服紫緋
綠三色而士大夫庶貴玉條環以絲為條多用道服腰之為
美觀雜佩七寶篋刀便袋皮革之囊無所不有皆非古制而腰
帶有玉有犀有金有魚袋有角以繫公服也寶玉犀象皮條粉
飾亦無所不有世變無窮古學不講吁

漢朝服

東萊曰秦漢車服並見通典車未全攷服色通典節本未見

張良封留隨入關閉門不出

張良以六年正月丙午朔封在大功臣二十餘人之類已書今

再書者為子房不爭而善讓也史記世家良未嘗有戰鬪功高
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
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為留侯良之為人與請
為假王拔劍擊柱日夜爭功不決者異矣功臣表曰留文成信
侯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入武關決策降秦王
嬰解上與項羽隙請漢中地常為計謀侯萬戶此必漢封功臣
時定封之策所書也師古曰韓申徒即韓王信楚漢春秋作信
都古信申同字回謂史書兩韓信焉知韓王信之信不讀曰申
乎師古又謂蕭何位第一戶唯八千張良食萬戶而位過八十
或以才或以功勞亦無定也回謂良唯不爭而善讓故十八侯

元功位次與陳平俱不與焉史記書良從入關中在劉敬說上
即日駕西都關中之後此時必無不從之理而漢書帝紀書婁
敬之說在五年六月前史記高祖本紀亦同但史記良傳於從
入於關之後書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即恐不然漢書張
良傳書西都長安在六年封功臣之後自與紀違然漢傳是也
史記良世家書西都關中亦在六年封功臣之後亦自與紀異
漢書婁敬傳書西都關中在五年假如果然良從入關中又再
從出關擊滅荼利幾幸陳執韓信乃後又再入關也通鑑書良
杜門不出在六年而東萊大事記書良杜門不出於六年三月
後五月前從傳從世家從通鑑不從二紀云

夏五月尊太公為大上皇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
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以卻行上大驚下扶太
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
黃金五百斤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
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
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前日天下大亂云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群卿大夫以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
國故不言帝也○紫陽方氏曰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

初并天下號曰皇帝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注裴駙案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倣此也

史記高祖本紀注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既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東萊大事記曰蓋用秦追尊莊襄王之制也回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執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此家令無識之言也感悟上心追尊太公家令可以賞知有君臣不知有父子一時失言衆弗之察家令可以無賞舜攝天子位瞽瞍猶存遂不拜乎拜則豈可謂之人主拜人臣乎但知以子拜父可矣家令不學漢朝蕭曹之徒皆不學武王追王

大王王季文王有舊比而况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相去未遠一時君臣懵然可勝嘆哉史漢注索隱最佳

立大市於長安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分五列自上而下第一列書皇帝元二年數第二列大事記書誅伐封建薨叛及初事大事第三列相位第四列將位第五列御史大夫位其大事記高帝六年書曰尊太公為太上皇劉仲為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東萊大事記書曰立大市於長安解題曰既治長樂宮復作大市朝市之制備矣○紫陽方氏曰子長此表妙不可言孟堅之為百官公卿表而無大事記殊不及子長之高而呂成公大事記之名出此帝紀所無表而出之書大市事以見蕭何堅高

祖定都長安之意前朝後市既備不可舍而他之也周以前制
度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前朝後市市之說周官尤詳上旌思次
等語尤奇陳祥道禮書可攷

立西市

史記大事記孝惠六年七月立太倉西市

史漢記高七年皆已
書立武庫大倉

東萊曰大市蕭何所作蓋所謂東市也太倉子長兩書東萊一
亦但從漢紀前一書

附論棄市

五刑始見舜典孔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漢刑法志以剕為刑
而盡第四師古曰剕斷足也書曰五服三就孔傳謂行刑當就
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正義謂孔本曾語魯語云

刑五而一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
笞薄刑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馬王鄭
合市朝為一而增甸師氏穎達不然之又謂惟死罪分就處所
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回謂唐虞肉刑五流刑鞭刑朴刑三共
為八而以流宥乎犯五刑者當亦分五等王荆公不然孔安國
三就之說謂朝非用刑之所或重或輕或輕重之中曰三就如
五流三居孔傳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荆公亦
不然以或遠或近或遠近之中為三居王晦叔然之漢志謂殺
人者陪諸市則墨劓宮刑不於市乎說命下言伊尹弗克俾厥
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則鞭朴之刑亦於市也世謂春
秋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朝亦用刑若後世杖之朝堂監

司大守當廳杖罪人是也秦始皇記李斯燒書有敢偶語詩書
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然棄市之名已見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
棄市此宛刑也其亦斬刑之罪也古未有絞刑今之決重杖二
十處死加以索絞其頸曰絞答杖徒流刑皆五等絞斬死刑二
等絞且杖全其屍並於市曹行刑古之棄市殆非絞也墨劓剕
宮皆用刀鋸以此知棄市者斬也周穆王呂刑以死罪為大辟
而漢志改剕為劓師古注劓謂去膝骨頭又與斬左趾右趾異
何也漢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
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答異者
皆棄市其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師古謂斬右趾者棄市
故入於死以答五百代斬左趾答三百代劓答數既多死亦多

也先時答背答未畢而死景帝答五百減為三百答三百減為
二百又改三百為二百二百為一百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
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臀毋得更人畢一
罪乃得更人景紀中二年二月改磔句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
磔謂張其屍也回謂他注皆非是合以改磔為句其詔之之辭
曰棄市勿復磔免張其屍也若以棄市為市則又有此刑非改
而始於此時也近世答刑五十至七十小木杖杖刑五六十至
百大木杖立而杖臀學舍夏楚用竹篋徒刑五流刑三坐而杖
背答不於市杖一百始或於市徒流亦不皆市監司大守斷事
不檢法但決脊杖若干刺配某州軍耳今答杖用七數自七至
百單七十一等伏而決臀視前代輕而五決或更一人則無賄

而犯私怒者不能當

不亦曰曰夫卷林法

下

百大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古今攷卷之二十六

張蒼為計相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高六年於相位書張蒼為計相索隱曰主天下書計及計吏東萊列傳書曰蒼以代相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者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又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又曰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紫陽方氏曰史記張丞相傳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二千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計相計相之名初見於此後無其比以史文攷之為計相一月而改名主計索隱謂權特立號是也為主計凡四歲出為淮南王長相也以列侯居相府尊之故與蕭何等也

附論史記蕭曹五世家

紫陽方氏曰史記世家三十而蕭相國曹參留侯陳丞相絳侯周勃以漢初大功臣五人各居其一張丞相蒼雖壽考以功名終不與焉但為傳張耳陳餘魏豹彭越黥布淮陰侯韓信盧縮田儋樊鄴勝灌陸俱為傳或稱姓名或稱官或雙稱姓疎中有密孟堅漢書雖密而疎子長不為吳芮作傳然稱忠著令則書

之王陵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並無傳朱建亦無豈心少之乎最後為傳寬斬歙周緤傳稱傳斬蒯成初謂蒯通細觀乃蒯成侯周緤取其篤厚忠直軍不利不利終無離上心蓋凶悍智詐如群反叛及蒯通之徒子長所不與也二十九卷劉敬叔孫通後皆文景時人矣漢書婁敬賜姓為劉不當仍書婁

附論史記外戚世家

紫陽方氏曰史記外戚世家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妃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王隱則謂之紀而編諸列傳之首回於文選註中見有王隱漢書晁公武讀書志無之則亡矣東漢書范曄作皇后紀世人譏之蓋范曄又本於王隱耳回謂子長既作呂后本紀則外戚世家無可書者子長筆端竒逸其

序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特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此古文法也先引夏殷周三代興放殺禽之所本次引易詩書春秋簡而不踈下文禮之用唯婚姻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由禮入樂其說深妙乃後歸之於命其序妙甚至敘高后事則大史公曰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只此二句高甚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只如此說將去妙漢書高后紀荀說曰諱雉師古曰字娥姁史漢不書帝及后諱其注中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彘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如意而高祖后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呂氏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媯呂太后以其重親故欲其生子董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

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駟案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竹亂大臣征之天誘其

統一作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帝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回謂此乃子長

自為一段議論若敘事則呂后紀盡之矣回嘗著咸德事畧書咸淳德祐十二年事如史漢唐書紀之狀別為諸臣上及朱文公呂成公張宣公二陸及欵為理廟十六相傳未完賈似道傳三大冊三卷擬王莽或借紀若傳讀之謂敘事少自作文多非史體然回讀太史書自作文議論其事者貫串紀傳中不可以春秋之筆例之也左傳有君子曰公穀自為問答乃皆自為之

文附書諸此

附攷史記不得為無失二段

附論東萊大事記是慶二段

紫陽方氏曰子長史記不得為無失其先黃老後六經進姦雄退慶士崇勢利羞貧賤孟堅譏之晁公武讀書志為釋其所以然貸子長之過而明其心可也回所見其失之大者書於此他別攷

陳涉不當為世家起閭左庶屯長王六月而為其御莊賈所殺漢書為傳世家雖子長自我作古以其有誅秦之功血食至子長之世然不足言也非公侯之比何必以世家尊之吳廣假王始見此韓信之所援也

羽不當為本紀羽割天下分王違懷王之約衆心不服又弑高帝卒以此亡漢書同陳勝為傳是何以紀為

史記高祖本紀第八次項羽本紀之後高祖上不書漢字跡也呂后本紀第九無惠帝紀何也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帝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令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回謂索隱說是也呂后紀中書孝惠元年十二月至七年秋八月崩九月辛丑葬乃後書太后稱制為六年至八年秋九月崩分為兩紀何不可無孝惠是無君也若少帝無其名合於高紀中書曰少帝元年呂太后稱制孟堅書惠帝皇后無子取后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子長全不書但曰太子即位為

帝而已豈非踈乎却於外戚世家呂娥姁事中書云呂太后詔取後宮人子為子嘗以馬班書味之後宮美人子亦惠帝庶子但非張皇后所生子耳立為少帝呂后廢之後群臣誅滅之第曰繼嗣不明亦何辜哉偶有感併書之

呂東萊大事紀書楚義帝元年冬十月劉邦至灞上秦王子嬰降是年秦二世三年之後歲在乙未史記漢書俱書漢元年惟東萊此書古今學者未之及也其實楚懷王遣沛公入關主從約沛公與項羽皆懷王之臣耳沛公十月先至灞上降秦嬰項羽後至十二月也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謂先入關者王之之約也不以項羽強而撓焉可謂英主矣項羽怒而陽尊為義帝又從而弑之然秦之亡實義帝主約東萊所書雖荀悅漢

紀溫公通鑑皆不及也

子長孟堅二紀皆於高帝至灞上之年書漢元年然未全有天
下義帝已死劉項方爭丙申之歲東萊並書漢高皇帝二年以西楚霸王二年以
至四年戊戌終明年己亥十月始書漢太祖高皇帝五年是年
十二月項羽滅也去今己亥一千五百年矣方回書此心誠服
呂成公之有識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呂東萊書曰秋匈奴冒頓圍韓王信於馬邑九月信以馬邑降匈奴與匈奴南攻晉陽至大原解曰信雖失職守邊然舍晉陽內地之安而請治馬邑亦非偷惰者也高祖猜怒迫蹙之使其以國外叛為虜鄉導遂有平城之圍自是匈奴輕漢為世大患

閱百年而未息雖冒頓方興邊吏莫能枝梧苟非信啟其端寇賊亦未必如是之甚也然則人主心量不宏所繫豈少哉○紫陽方氏曰韓王信傳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仁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望於君王回謂高帝猜怒迫蹙之者此書也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馬邑降之胡擊太原兵漢使在其間信之遣使奏而後遣可也然高祖猜疑奏亦不免於怒此二歲叛者三起滅荼也利幾也韓王信也實未反而被告者一遂執之韓信也

高帝七年冬平城白登之圍

在十月受朝之後聯書漢王信事不得不見

史記匈奴列傳漢書改一二字今書史記語於此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城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二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北方盡烏驢馬南方盡騂馬高帝則迺使使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角今得漢地而單于非終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與大軍合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得殼弩

白登平城地名

史記匈奴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漢書韓王信傳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東萊曰平城漢晉屬鴈門郡後魏道武都平城置司州代尹孝文遷都洛陽改代尹曰萬年尹後周改曰雲中縣隋開皇初改曰雲內屬馬邑郡唐貞觀十四年以為雲州天寶元年改為雲中郡

平城陳平奇計

漢書陳平傳平後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

秘世莫得聞又曰凡六出奇計○紫陽方氏曰史記陳丞相世家書之以護軍中尉送軍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此數語來歷分明卒至二字亦好圍以得開上無解字裴駙注按桓譚新論此策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遣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愛好之則闕氏日以踈遠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者妬妬之性必憎惡而爭去之此說簡而要劉子駿聞吾言乃稱善焉裴駙又謂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指與栢論畧同不知是應全取栢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栢論似本無說回讀常德府漢書云陳平秘計應劭曰陳平使畫工

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於桓譚新論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說也

附匈奴攷○匈奴名始見史記

紫陽方氏曰史記秦本紀秦孝公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駟立車裂商鞅十年張儀相秦十四年更名元年七年回日十四年更加七年則在位二十年也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去攻秦

匈奴名始見周慎靚王三年

東萊大事記書周慎靚王三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楚懷王為從長攻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敗走解題曰匈奴之名始見於此合六國之衆又益以匈奴出師可謂盛矣賈生曰諸侯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迹遁而不敢進蓋謂此也○紫陽方氏曰周慎靚王定即位之年辛丑三年癸卯前乎此周威烈王甲午二十三年戊寅入通鑑於是安王驕二十六年止乙巳烈王喜七年止壬子顯王扁四十八年止庚子其二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其四十四年丙申諸侯畢王此數年九國伐秦去通鑑之始八十六年矣梁惠王死梁襄王死哀王立矣是為秦文惠君後稱惠王前十三年而二十一年更為元年之七年也秦紀書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楚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魚斬首八萬二千以六國表攷之於秦書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退又書魏哀王元年擊秦不勝韓宣惠王十五年擊秦不勝趙武靈王八年擊

秦不勝楚懷王槐十一年擊秦不勝燕噲王三年擊秦不勝齊
湣王地六年不書此四字而秦紀有齊在其中紀不書楚皆刊
本之缺歟東萊謂此年蘇秦始為合從未幾解散至是再申前
約而攻秦則一年兩舉也攷蘇秦傳不得其說侯檢戰國策攷
周慎靚王三年癸卯再見癸卯得一百二十年漢高祖之六
年也匈奴之名始見於慎靚王之癸卯六十二年甲辰而秦
亡周一百一十二年而漢滅秦高祖五年有天下七年而遇
匈奴之困匈奴之強恰一百二十年矣蘇秦合從如此其盛
而敗者東萊謂以楚懷王之昏弱為盟主蘇秦之反復而約
諸侯張儀又在魏陰為秦用安能有濟是也回謂春秋時魏
絳建和戎之策戎狄雜處中國至戰國時皆亡矣蘇秦何故

引匈奴之師驅馳中原而生其心耶所謂九國是時有周宋
魯衛中山代諸小國也

史記李牧傳見匈奴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後附李牧傳而無有其目李牧者趙之
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云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
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
檐檻都其路談
反胡名也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紫陽方氏曰單于之名見此中國少馬蘇秦說云六國多者騎
萬匹耳而匈奴動千餘萬騎而北漢合為一家強矣哉

史記秦始皇本紀見匈奴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二年以適遣戍西

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徐廣曰在金城

並河以東屬之陰山

徐廣曰在

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廢壞殖谷北假地名也索隱曰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築亭障以逐戎人

徙謫實之初縣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

史記世家趙武靈王初胡服騎射

匈奴列傳秦昭王始築長城拒胡

史記趙世家第十三趙武靈王雍其父曰趙肅侯語與秦孝公

商鞅同時七年築長城二十四年武靈王立八年五國相王趙

獨否謂已曰君與秦武王昭王同時十九年謂樓緩曰今中山

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

之救曰吾欲胡服樓緩善之又曰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

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紫陽方氏曰匈奴即胡也林胡樓煩亦

胡別種也蘇秦傳其說燕王謂北有林胡則匈奴是時未全有

北土武靈王即位八年六國合從與匈奴共伐秦不勝而退見

胡服騎射之輕剽故効之攷胡字之始史記匈奴列傳秦繆公

時皆稱戎其東有林胡東胡之戎秦昭王滅義渠有隴西北地

上郡築長城拒胡下文云戰國七三國邊於匈奴專胡名始此

圖書亡秦者胡

史記始皇紀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入海還而以鬼神事因奏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

知此為人名及備北胡三十二年西北斥逐匈奴詳見蒙恬傳

○紫陽方氏曰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使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

戎也狄也夷也胡也通稱歆書又曰胡虜也圖書世以為識不

知始於何時河出圖洛出書開八卦九疇文字垂萬世道之見於器者也區區興亡有物司之何也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龜鑽以火以其裂坼之文觀攷休咎然不知預為之書如漢文橫庚庚子為天王誰實攢造

史記漢書匈奴傳先後同異

史記匈奴列傳至天漢四年貳師將軍降匈奴止而漢書天漢四年但書貳師將軍李廣利因杆將軍公孫敖游擊將軍韓說強弩都尉路博德之出及書廣利與單于戰於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如貳師之降巫蠱之變孟堅皆不書何也孟堅匈奴傳分上下上篇書至宣帝神爵四年下篇始呼韓邪單于至更始二年終于長贊簡短不滿於武帝之將相曰

彼已將率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意可見矣孟堅贊貶駁董仲舒大甚匈奴自唐虞已上已有山戎玁狁葷粥而其先及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其甚盛也以劉項相持而冒頓復蒙恬之所侵地鳴鏑之俗并為一家故也

匈奴單于名數

頭曼單于○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蒙恬死諸侯畔秦與中國界於故塞自淳維至頭曼千餘歲

冒頓單于○鳴鏑弒父 滅東胡 五月大會龍城秋馬肥

大會蹄林圍高祖白登劉敬和親遺高后書易其所無遺文帝書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和親 死子稽粥立

老上稽粥單于○文帝復遣宗女為閼氏 中行說為患

十四年十四萬騎入蕭關再和親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大單于

軍臣單于○老上子 景帝立吳楚反趙王遂合謀入邊破
復和親無大寇武帝立和親 馬邑人聶翁壹佯賣馬邑
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萬馬邑傍單于覺去誅王
恢 衛霍屢出幕南無王遮然子長心薄此二人
伊穉斜單于○十三年死無可書

烏維單于○元鼎三年立 武帝始巡郡縣 勒十八萬騎
郭吉使留不遣亦不為寇立十年死

烏師廬單于○立號為兒單于 沒浞野侯破奴二萬騎
三歲死子少立季父烏維單于之弟

响黎湖單于○立太初三年 一歲死其弟立

且鞮侯單于○武帝詔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太初四年也

漢天子我夫人行中郎將蘇武使 李陵降

狐鹿姑單于○且鞮侯長子 太始元年與弟相讓而立

母病 以言屠貳師祠社武帝崩 匈奴孕重墮殯孕重

懷妊也墮落也殯音讀敗也罷音疲罷極困也匈奴為漢

兵所苦如此故常欲和親 死子少欲立弟衛律與母顯

渠閼氏詐矯單于令立其子壺衍鞮單于始元二年

壺衍鞮單于○穿井築城治樓藏谷 歸蘇武馬宏希復犯

塞 單于擊烏桓趙充國言便 霍光從范明友言擊匈

奴既後乃擊烏桓破之匈奴恐宣帝立發五將軍與烏孫

五萬騎共二十餘萬伐之匈奴遂衰弱立十七年死

唐閭權渠单于○立弟也地節二年將十萬騎出塞趙充

國備之不敢入神爵二年死

握衍拘鞬单于○立烏維单于耳孫也日逐王與有隙降

漢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姑息姑夕左地貴人共立

稽侯獬為呼韓邪单于

呼韓邪单于○發龍地兵擊握衍拘鞬单于兵敗恚自殺神

爵四年也

右漢書匈奴傳上參史記書一半凡十四单于高帝至

宣帝之世而五单于爭立

屠耆单于○呼韓邪令右賢貴人殺右賢王遂共立日逐王

薄胥堂為屠耆单于發兵襲呼韓邪敗走之居单于庭呼

揭王讚右賢王欲自立屠耆殺右賢王

呼揭单于○以呼揭王自立

車黎单于○以右輿鞬王闡之即自立

烏籍单于○以烏籍都尉自立凡五单于

當是時屠耆单于強自將東擊車黎单于使都隆寄擊

烏籍单于車黎烏籍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单于合兵烏

籍呼揭皆去单于之號并力尊輔車黎单于於是僅有

三单于屠耆单于聞之四萬騎分屯東方備呼韓邪四

萬騎自將擊車黎車黎单于敗西北走屠耆留西關敦

地開音頓明年呼韓邪单于西襲屠耆屠耆將六萬騎

擊呼韓邪戰敗屠耆單于自殺於是僅有二單于都隆
寄與屠耆少子亡歸漢車黎單于亦降呼韓單于於是
但存一呼韓邪單于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
韓邪捕斬之乃後單于庭蕭然衆絕數萬人

國振單于○屠耆單于從弟以休旬王自立在西邊

到支骨都侯單于○以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吳斯自立在
東邊於是又有三單于後二年國振單于東擊郅支單于
郅支與戰殺國振於是僅存兩單于郅支并國振兵進攻
呼韓邪呼韓邪敗郅支都單于庭後四青都堅昆入康居
其延壽陳湯斬之

伊利日單于○以屠耆單于小弟自立即支單于欲西攻右

地道逢合戰郅支殺之

呼韓邪單于○其露三年朝漢天子于甘泉宮有上渭橋稱
萬歲之盛事元帝即位轉雲中五原穀二萬斛給焉郅支
既誅竟寧死年復入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
賜單于呼韓邪請罷邊備願保塞上谷以至燉煌郎中侯
應以為十不可王昭君號寄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死建始二年也

復株紫若鞮單于○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雕莫陶渠也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河平四年入朝立十歲鴻嘉六年死
搜諧若鞮單于○復株紫弟元延二年朝未入塞死
車牙若鞮單于○搜諧弟立四歲綏和元年死

烏株留若鞮單于○車牙弟囊知牙斯也皆呼韓邪子也夏
侯藩說王根求張掖郡入漢地單于却之建平五年願
朝哀帝被疾郡臣謂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元壽
二年來朝舊從者二百餘人今許五百餘人平帝初王莽
秉政不得二名風令改囊知牙斯為知莽篡更故印文匈
奴單于璽為新匈奴單于章分匈奴為十五單于招誘呼
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
至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而匈奴不服矣咸亡歸
助死以登代為順單于莽後斬之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死咸立

烏累若鞮單于○即咸也匈奴謂若鞮為孝見漢帝仁孝慕

之莽易匈奴為恭奴單于為善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
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烏株留單于子也莽不道又強
立匈奴當其名者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會漢
兵誅莽更始二年陳遵使匈奴更始敗絕書

紫陽方氏曰漢書匈奴傳下又有十二單于王莽所立非匈奴
正統漢以數十世之力服匈奴於外而以一元帝六王后敗於
其內莽篡而匈奴絕乃後光武中興事入後漢共二十六單于
而其有才者冒頓也老上也軍臣也且鞮侯也呼韓邪也烏珠
留若鞮囊知牙斯者也凡六主北漢之雄而或善於戰或智於
謀者也漢高祖失之於白登而能用劉敬和親之策呂后凶婪
敗滅家族而能屈已吞不遜之書是時蕭曹張平勃有謀臣焉

景帝待匈奴無所聞七國之變匈奴兵在其間而不能逞漢有人焉一周亞夫是也武帝初用聶壹王恢之計已大繆矣所當者七單于惟軍臣單于覺馬邑之詐且鞮侯單于留蘇武降李陵才足當漢餘五主為衛霍所苦二人者庸將也而五人者亦庸君也武帝之失多矣惟文帝宣帝所以待匈奴無遺策和親征伐並用然文帝難而宣帝易文帝值其盛而宣帝當其衰也元成哀平坐享安靜之福主弱臣強內根已蠹呼韓邪藉宣帝以自完見元成哀三帝之不兢豈不心少之乎囊知牙斯亦豈不知王莽之不道漢方富強甚盛而匈奴衰弱不能振耳不然叛去而侮中國必矣大抵漢武有雄才而無賢相真將幸而所遇之敵皆且爾之匈奴也昭帝時霍光亦不才烏桓之師趙充

國之說事用范用友之言本無遠識雖挾振主之威終於滅宗者見不明也尚有餘論姑且走筆記之於斯

劉敬使匈奴謂不可擊

高帝至晉陽聞韓王信與匈奴共擊漢上大怒使人覘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漢兵三十餘萬兵業已行上怒械繫敬廣武遂至平城圍帝白登七日然後解帝至廣武赦敬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紫陽方氏曰善乎劉敬之覘國也而前使十輩何其愚也項羽以勇困高帝高帝以智敗項羽今者高帝乃以勇輕冒頓冒頓

歆以智困高帝耶韓王信之反恐誅逃死引匈奴入寇恃其強也而不虞高帝之自將信不敗何待匈奴亦不虞高帝之卒至而冒頓之心乃恃高漢祖一着冒頓騎兵三十萬高帝步兵三十萬騎兵少冒頓誘至高帝乘其兵未盡集一舉而包之上策也幸而陳平秘計得行又以王黃失約冒頓聽闕氏之言解圍而去使其從劉敬之說焉得有此

斬前使十輩

沙隨程氏曰兵法遣間貴用上智以帝之明達少長兵間顧不足以知匈奴之情雖劉敬獻忠反遭械繫然則向之所遣使十輩特知有所不及耳帝不度其才而遣之固已非矣又皆處之極刑寬仁愛人之資獨蔽於此耶

出奇計馬邑下史記是漢書非

紫陽方氏曰漢書張良傳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史記世家作出奇計馬邑下蓋高帝擊韓王信張良亦在軍中出奇計於馬邑之下則不特陳平也孟堅誤會子長意改書為下馬邑殊不然

劉敬和親之策

劉敬對高帝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執兵可無戰以漸臣也呂后泣不能遣長公主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紫陽方氏曰冒頓殺父而望其以子婿臣漢先儒雖不然劉敬之言然自此匈奴少入寇終漢之世和親征伐一起一伏賴以永久回謂古之立國必有敵兩國相當兩主兩相皆賢兩存之勢也主不敵相不敵一存一亡之勢也高帝高后文帝與冒頓老上軍臣單于對蕭曹張平勃之為將相足與匈奴為兩存之勢高帝能從劉敬之策恢白登報復之心高后能聽季布之言孫谷孤居之書豈非大臣有謀乎文帝宣帝君臣足當單于有餘武帝更七單于五不才故以庸將衛霍之徒陵轢之元成哀平似不足當呼韓邪單于而匈奴衰矣故來朝漢此天下之勢也中國之於外國不過和戰並用彼欲和與之和子女玉帛何足計數十萬騎入寇百萬女子玉帛為虜此不之痛乃彼之惜耶

彼來戰與之戰不窮追遠討寇之出境即細柳之屯有以待之也端平之事回所不曉史嵩之主和鄭清之主戰捐幣而和幣不足惜入境而戰戰不必出且和且戰曲不在我足矣月呂茂思二十七人辛丑之書嵩之不答過矣遜辭謝之如呂后可也天所立大單于又有天地日月之號不可較也存國可也屈已何傷趙范趙葵全子才三京之師清之無識以誤國彼未嘗先犯我而以弱抗強以數世積累一朝棄之何也丙申以後蜀帥非人襄淮諸閩亦皆具才爾清之之罪又浮於嵩之矣是時江南士大夫有三字曰和曰戰曰守回謂且和且戰則可以戰為守則可既不能和又不能戰清野堅壁而謂之守亡之道也可

以戰何惜一戰能戰而後能守孤其城閉其門郊野闐乎無人

不設伏於險阻不乘夜以攻劫由江及淮蕩然坦塗其亡也久矣况以不讀書之賈似道輔咸德之九五其何以當之哉

右平城事在七年冬十月受朝之後韓王信之變在六年秋九月事欲見首尾則不得不移後事於先也

古今攷卷之二十七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 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叔孫通制禮儀

七年冬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

漢紀所無呂東萊大事記用史記漢書叔孫通傳書今題依二傳原文又高帝擊漢王信白登之圍在此後去年秋九月信降匈奴今年冬十月受朝長安之後始往擊信然欲聯事書之故接連信與匈奴事書於前

東萊按史記漢書叔孫通本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

十月顏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史記索隱曰小顏云史家追書十月檢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云始朝十月也師古祖之推終隋黃門郎父思魯以儒學顯故唐人謂師古為小顏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

師古曰未平明前東萊曰少府之屬治禮於殿門外也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戊卒衛官設兵張

旗志傳曰趨

東萊曰衛官衛尉所掌宮門衛屯兵所謂南軍也武帝置八校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卒校尉掌

上林苑門步兵虎賁校尉掌輕車然則廷中所謂陳車騎步卒皆北軍也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

東萊曰郎中令所掌也師古曰俠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東萊曰此文武兩班分班之時也至奉賀之時則北鄉矣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東萊曰大行即典客也史記據作書之時稱之耳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後漢上陵儀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然則九賓

者九等立班之儀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

按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皇去輪而輿至尊也漢書
執職作職戟當從史記蓋左右侍衛之百官各執其物也所謂
執職也索隱曰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所謂傳
警也

引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次奉賀

東萊曰上文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丞相以下陳東方不言諸
侯王所立之方蓋引班先卑後尊至大行設九賓之時諸侯王
始入也朝賀則先尊後卑也引諸侯以下吏六百石以次奉賀
蓋六百石以下不預朝賀若今通直郎以上始預朝會也

自諸侯王以上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蘇林曰常會頌天子中起更衣然後置酒矣法酒謂以禮飲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諱失禮者

東萊曰後漢歲首大朝賀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

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二千石以上上殿稱

萬歲舉觴御座前司空奉羨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

賜宴饗大作樂後漢先上壽次賜酒與叔孫通儀不同戰國策

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

紫陽方氏曰史漢二傳所書朝禮不言皇帝所服何服所冠何
冠即後世所謂通天冠乎服則未聞所謂絳紗袍又在漢後不

言群臣冠服即後世將相進賢冠三梁二梁一梁蕭何劍履上殿之謂歟不言皇帝所坐何物高座歟重席歟飲食用何物祭有何俎豆古天子受朝賀負斧扆而立漢天子必坐其曰侍坐殿上皆伏抑首皆席歟又不言群臣拜跪之節後漢所謂皇帝興三公伏亦不言群臣拜唐虞君臣都兪吁咈舜拜禹拜皋陶拜手稽首今全不書何歟容攷

附廣禮儀攷

朝字有虛實之辨

紫陽方氏曰舜典群后四朝注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周禮朝覲會同宗遇王春秋來朝禮記一不朝再不朝皆虛字也所謂朝見朝會朝謁之禮也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注治朝在路

門之外司士掌焉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注外朝在雉門之外天子有五門三朝五門者路門也應門也臯門也雉門也庫門也三朝者內朝也治朝也外朝也治朝與內朝而二皆稱內朝玉藻曰路寢聽政曰退適小寢路寢大寢也正寢也此謂諸侯亦有三朝也路寢即治朝也小寢即燕寢也今之州治大廳正寢也小廳小寢也別府堂宅燕寢也與古微不同大小廳聽政治事之所也古卿大夫亦有內朝外朝猶大廳小廳也曰立朝曰造朝曰臨朝曰眎朝曰朝位曰朝廷皆實字也地名也先辨此二字之虛實則可以論古今之朝禮朝位矣

天子外朝之位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棘以象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群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

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

鄭司農云王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

後鄭謂外朝在庫門外

後鄭謂魯六宮三門有庫門雉門制二兼四無臯門應門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

雉門外也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

此是一鄭五門之字不同雉門設

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閹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義謂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門在庫門之內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歟疑辭此謂外朝在庫門外與先鄭異

正義言外朝在庫門外庫誤為中

正義注云閹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若外朝在路門外

中門內

即雉門

外朝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閹人譏則何得度

中門入于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必矣

紫陽方氏曰後鄭以雉門為五門之中門則庫門為第二門與先鄭異雉門有閹人之譏又不得入庫門之內有宗廟

社稷又豈可置外朝明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而猶疑其
辭正義謂外朝在中門外又誤寫中字鶴山先生著曰中疑作
庫是也

後謂鄭漢司徒府大會殿亦外朝

後鄭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紫陽方氏
曰今天子正衙大朝會之地古外朝也宰相退而坐中書省政
事堂亦古之外朝也唐太宗嘗為尚書令後三省中唐宰相不
敢坐中間一位避人主也或人主幸省中亦所以存其位也宋
三省宰相亦不中坐循唐制也今太守大廳小廳抑古之諸侯
外朝內朝凡眎事聽政之所即古之朝歟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內朝或謂燕朝

後鄭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在路門內或
謂之燕朝

小司寇三詢外朝○孤從群臣後卿大夫在公後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
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
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注群臣卿大夫士也群吏
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群臣卿大夫在公後

鶴山先生曰卿大夫在公後諸本皆作卿據疏當作卿字正義
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
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
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群臣之後知

卿大夫在公後者以州長衆卿之屬在公後又鄉公一人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鄉之為六卿別也
紫陽方氏曰又鄉卿之異一字之間不可不辨也

天子治朝之位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掌焉夏官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大音泰不加點只圈法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周旋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

司士注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
於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
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
之乃就位大僕之屬皆在其位群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
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王揖之既逡巡既復位鄭司農云
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三揖在下

紫陽方氏曰治朝亦外朝也王日視朝之朝非彼九棘三槐之
外朝也故但有公孤卿大夫士諸僕小臣而無公侯伯子男其
猶近世每日視朝謂之常朝者歟大朝會有其制不輕講常朝
文官東班武官西班親王邸第環衛南班閤門贊拜有數宰相
樞密上殿奏事殿上無拜禮宰相參政立殿上東壁樞密以下

立西壁宰相奏事如除目以片紙讀奏上頷之或有問答訖退
立東壁樞府奏事退立亦然閣門引臣僚上殿或一員或二員
或臺諫奏事必皆兩跪左右史立螭頭人主幙頭紅袍玉帶群
臣各服幙頭公裳靴帶此常朝也有四參有六參別攷今周禮
所謂治朝即每日常朝之謂書天子三揖其臣而不書臣下拜
禮此治朝外朝之朝非諸侯來朝春朝秋覲之朝所以天子皮
弁服如朝覲則天子群臣皆用衮冕祭服陳祥道所云如此而
後世失之亦謂朝覲用弁服非也不書拜禮之節回所不曉也
古之揖天子以待臣下韻書曰酌也匪也以手著冑曰揖蓋雙
拱其手向冑之謂今禮士大夫相見致問客將喝揖乃躬身
大喏口出氣而手不着冑士人相遇於路曰拜揖曰相揖長喏

而已非古之揖也儀禮覲禮書拜有稽首人臣於天子必有稽
首之拜而周禮內外朝不書人臣拜禮何也容攷

附揖字攷

五質 一壹益悉反 乙億姑反 〇二十二昔益 嗑伊昔切 〇二

十四職 億臆億切 抑力切 〇二十六緝 揖一入切 酌亦作揖 遜一曰

手著冑曰揖 〇紫陽方氏曰一乙益億揖五音同也而韻書四見五

質之內一壹乙臆之異未曉

王日視朝諸侯視朝冠衣〇附天子諸侯三朝辨

治朝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
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王日視朝及弁服其禮則同
正義釋曰玉藻諸侯禮云朝於內朝者謂路門外朝於內朝對
臯門內庫門外朝謂外朝通路寢庭朝為三朝故朝士職注周
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也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
布衣素裳緇帶素鞵天子諸侯唯服別其視朝之禮則同

紫陽方氏曰天子五門三朝諸侯三門二朝路門雉門庫門如
此則外朝在庫門之外尚何疑
以此攷之庫門之外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之朝者
於斯曰外朝路門之外治朝王每日聽政於斯無諸侯可以言
外朝亦可以言內朝路門之外曰內朝者曰燕朝曰路寢公卿
大夫士皆不得至聽宗族之政於此明父子貴以齒此後有小

寢乃卧內而有九室九嬪居焉其路門之外治朝有九室曰九
卿朝焉者六卿之上三公二孤亦稱為卿乎周禮有微不可曉
處所以攷之者亦名五門三門天子諸侯異而三朝不異則回
疑諸侯外朝若亦在庫門之外其外無門矣當在庫門之內左
廟右社之間故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轉亡國之社社稷之間也
近世五門之制乃混為一列群制正衛三門亦一列而中設戟
鼓樓譙樓但一門孔釋老之宮皆三門一列又有櫺星門亦三
門一列今古制不同如此未知天子九廟其每一廟門制如何
君門九重又何謂耶陳祥道謂康成以王食大夫不言賓入聘
禮以樞造鄭不言喪入諸侯之朝在大門之外然大門外即經
涂耳非朝位也不若回間於兩社之說為穩然間社乃諸侯之

卿治事處諸侯之外朝以朝其臣果何所耶終是可疑

附禮記九門之說

禮記月令田獵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注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紫陽方氏曰楚詞君之門兮九重所指何君

大僕掌燕朝之位不可攷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又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不祇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陳祥道曰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攷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亦宜然也○紫陽方

氏曰天子三朝路寢庭之燕朝曰內朝在路門之內小寢之外以朝公族則同姓之親也母后王后之族人亦或至於斯乎亦必有班

面朝後市 市朝一夫

近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注方各百步○紫陽方氏曰井田百畝為一夫市用一夫百畝之地不為多朝用一夫百畝之地則太多此一說回疑之鄭注方各百步則回恐市何大狹朝亦不為廣也尋取正義攷之釋曰按司市市有三期揔於一市之上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為太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有百步也回思之市之空地謂之廛市曹也司次也介次也乃市官三人治事之所有屋

馬四尺八寸為步王制周尺八尺為步不可攷市官三人所處為周八尺者有如此則恐太多天子三朝之堂今日殿當有左右廂今日東西廊其中空地曰庭立班之地三槐九棘之三列曰三公曰公卿大夫曰公侯伯子男及以次官所立亦周八尺者有未知實計幾百丈後世有文石以定官班百官不多古諸侯來朝不勝其多殆亦難細筭博推也

天子負依宁而立受朝○附論立坐拜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受享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

宗依春冬遇依秋齊侯唁魯昭公於野井以遇禮相見取易也覲禮今有朝宗遇禮今亡矣○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注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正義王之起居無常或起居行事之時多以立為正又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紫陽方氏曰古天子受朝皆立燕則坐坐必有席席有重數之不同但不知聽政視事之時大臣奏事人主亦立而聽之手後世天子坐殿曰御榻臣僚奏事其奏卷讀訖寘于御座之後榻上御床坐榻自漢以來然歟曲禮坐如尸立如齋所謂立如齋一句難解齋者必坐而云立如齋何也坐不中席側席而坐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天子燕自當專席重席而坐群臣侍坐必不皆立臣下之家一席坐四人有五人焉則接席幼

者不敢專一席而中坐儀禮坐祭卒爵此燕禮食禮飲酒禮之坐也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安車坐乘車亦有立與坐之分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疏並不解坐字之義注謂王公天子諸侯而不曰天子之師傳論道者周官論道經邦屬三公康成但指天子諸侯回木曉曾南豐集辨經筵欲坐講非是後檢老子坐進此道跪也古之坐在席上膝跪於前而坐於兩脚後跟之上故拜甚易兩手據地其中首額至地謂之稽首他拜則否拜必盥手周禮朝不言拜燕不言坐何耶

設戶牖之間為斧依

覲禮天子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召斧依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其制如漢素屏風繡斧紋以示威絳為質高八尺賈

公彥謂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意禮書圖斧刃相向黑與白為斧刃白背黑覲於廟及朝於寢射於郊學有事明堂皆設之

門屏之間謂之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春朝於朝王立當宁詩曰俟我於著乎而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亦謂之屏○紫陽方氏曰廟有戶牖朝有門屏當是互文古之為宮室也皆有門有戶有牖則有屏有簾有帷惟斧扆則天子之制也

成王顧命之朝位

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同召六卿大保畢毛稱公則三公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

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
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云大保命仲桓南宮毛注豕宰攝
政故命二臣桓毛二臣名卑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注出路寢門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注明堂
路寢延之使居憂云狄設黼衣綴衣牖間南注狄下士宸屏
風畫為虎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

紫陽方氏曰讀顧命一篇知王受朝冕服而非視事之弁服一
也知王三公召公為大保畢公毛公為師傅下蕪六卿二也知
王疾而朝諸侯則憑玉几不立三也知諸侯入為王六卿芮伯
彤伯衛侯三卿曰為之三公曰領之其事四也知南門外為路
寢門外五也知齊大公之子齊侯呂伋為虎賁六也知翼室即

路寢然嗣王居憂先王未歛則所處不同其事七也知設黼衣
象平生八也知綴衣二字為幄幙九也下文畢門注知路門寢
門畢門南門同是路門十也執三隅重矛在畢門之內衛殯也
十一事也牖向南門之外有四仍几注因也華玉仍几為見群
臣覲諸侯之坐文具仍几為旦夕聽事之坐雕玉仍几為養國
老饗群臣之坐純漆仍几為親屬私宴之坐在西夾室之南以
此知受朝之後不常立有坐之時則有几以憑聽事坐宴饗坐
親屬私宴坐或立或坐可攷也有西序有東序曰左右東西廂
有西廂夾室則有東廂夾室又有東房西房又有賓階阼階又
有左塾右塾有大輅小輅有兩階阼又有東堂又有西堂又有
西垂東垂有側階玉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

大宗皆麻冕彤裳王再拜興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啗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王饗福酒太保受同秉璋以酢以齊凡太保拜一王皆各拜詳書諸此以見周家治朝之臣即路門外之治朝三朝之一也受授顧命如此其不輕也劉歆周禮三朝不書拜禮回竊疑之

康王尸天子之位

王出在應門之內注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注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注諸侯皆陳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各拜注賓諸侯也注來朝而遇國喪遂因

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王以義繼先人明德各拜受其幣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於是並進陳戒王遂誥諸侯

附王雙溪康王之誥說

王雙溪先生徽州婺源人名炎字晦叔書傳嘉定二年守湖州教授項強刊行亦有建本遂誥諸侯因事而行曰遂既受顧命諸侯就朝新王故遂誥報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立于中庭召公為西伯畢公為東伯率西東方諸侯入左右立

賓稱奉圭兼幣諸侯朝王謂之賓天子以賓禮待之也於中一人少進奉圭舉也奠奠于庭也五等諸侯在庭推其中一人最

尊者為賓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皮馬在庭今五等所獻言奉圭兼幣該之其拜稽首盡臣禮也正王為天子之分也康王為太子以義嗣其先王之德答拜受其所獻正君位也明其為諸侯主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冢宰太保司徒芮伯進而相揖俱前以致戒也

今王敬之執張皇六師戒康王以保邦乃及於張皇之師何也王受顧命陳四輅于庭獨去革輅示去兵不用然天生五材民用之廢一不可昔者成王嗣位之初三監不靜淮夷從之社稷幾有大變周公伐管蔡滅淮夷成王伐東夷伐奄而天下始定此兵不可去之明驗也國有大故將逆制天下之變於未形兵威不可不振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云

王釋冕及喪服

凡喪服嗣子為父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昔者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而問焉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今王喪在殯嗣君出見諸侯受其圭幣作誥報之然後返而喪服說者疑三年不言之制於是始廢東坡蘇氏遂以為康王君臣之失禮是殆不深察也夫召公畢公雖不及周公之聖然一代之大賢四朝之老臣閱天下之義理多矣不應納其君於過失也夫君臣之義天下之公也父子之恩一人之私也成王以幼冲嗣位周公攝政未歸管蔡謀亂幾危社稷召公畢公懲往日之變欲消危亂於未形成王初崩用二千戈百虎賁迎嗣子作冊以宣遺命陳几席卑輅寶器王受命于柩前邦君在位者悉見

之既受遺命出見諸侯受其圭幣以定君臣之分群臣進戒首
有張皇六師之言足以潛消天下不軌之心王又親出報誥以
聳諸侯之聽諸侯聞之知康王與紂者異矣然則天下安危
之機正在此日康王之立喪禮節文始備夫子具書以為萬世
之訓而謂康王君臣失禮不亦過乎

紫陽方氏曰雙溪解張皇六師最妙康王初立便請用兵戒成
王初立時管蔡之亂也康王答誥亦言有熊羆之士有兵備也
正統相承而不明豈不生奸人之心召畢二公為顧命之禮為
見諸侯報誥之禮雖三年不言或自此廢然所係甚大後世人
主立必有大赦詔文否則豈無秦二世趙高之事哉雙溪之四
世相巨字濟川見示書傳建本此所解張皇六師及報誥諸侯

見新君而去使其拘於故事諸侯不得一見新君豈不別有利
害生於意表回故特書諸此

紫陽方氏曰畢門外應門內即路門外之治朝二伯率東西方
諸侯皆北面與周禮治朝之位不同假如新王即位又是一禮
然群臣皆拜手稽首王一答拜周禮三朝咸無所謂拜何也

王拜受賢能之書 王拜受吉夢

周禮地方卿大夫三年大比鄉老及卿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
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注王拜受之重得賢者春官占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注問王夢因獻群臣之
吉夢○紫陽方氏曰群臣獻賢能之書不書臣拜獨書王拜豈
三朝之拜與凡人臣之拜皆不書歟吉夢之獻亦不書臣拜書

王拜受之問王夢已非矣獻群臣之吉夢則不亦褻乎得無粉飾乎回頗疑也

太祝辨九拜作摻

春官太祝掌辨九摻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紫陽方氏曰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康成注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曰侑勸尸食而拜回疑之拜也者君臣上下於朝覲會同宗遇眡朝賜燕之際所行禮也今九拜但言享右祭祀何也思久之蓋太祝辨王之九拜所施宗廟為重祭祀享右拜禮為重吉拜凶拜右王者行期之喪與三年之喪一拜再拜祭祀獻尸禮神之節所以專言享右祭祀言王而未及臣下

也

一曰稽首

注稽首拜頭至地也

拜稽首始見舜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暨臯陶垂拜稽首益拜稽首伯拜稽首皆讓而以此拜舜也禹

拜昌言曰兪者再皆一拜也歟臯陶拜首稽首颺言於帝助之

後即首至地也而帝拜曰兪一拜也歟小甲成王拜手稽首主

君而稽首于臣謝前過也伊尹拜首稽首注拜手首至手召

召公營洛取幣錫周公拜手稽首誥終又拜手稽首注拜手首

至手稽首手至地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還政也

王拜稽首受矣又曰拜手稽首誨言敬禮周公極其至也周公

又拜手稽首曰孺子來相宅又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陳祥道

曰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

首勞介介再拜稽首尊德也尊王人也祝人正義相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然諸侯相見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君拜臣下當從空手拜其有敬事亦稽首引偽太誓曰周公曰都懋執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太子發拜于稽首亦引洛誥周公成王事孔穎達謂兩相尊敬故皆稽首而鶴山魏先生記之曰君之於臣亦有稽首此也如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諸侯於諸侯不稽首者也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於君是望敢不稽首此諸侯於盟主亦稽首者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

避君也此可見天子之臣諸侯之臣皆稽首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崇家臣而不使之稽首君無二上也如此則天子之國三公六卿有國土亦不容其在京師稽首乎尊一人也九拜之稽首謂王祭祀宗廟之盛禮子孫拜父祖若郊社拜天地皆非萬乘之尊何不稽首也况成王嘗以禮周公乎今道士羽流無狀相逢合掌轍曰稽首無禮之至者也稽首啟釋音馮作誓

附書稽首據掌

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正義稽首者頭至地據掌者據按也謂卻左手而覆右手按於上也○紫陽方氏曰此即合掌於地左手加右手之上今人罕用拜手者雙手據地頭加于手矣兩手又開而頭在中

至地即拜手稽首也頓首者頭叩地不用手乎空首者則雙手據地或左手覆右手背乎而頭在手

二曰頓首注頓首拜頭叩地也春秋穆嬴○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鶴山先生記曰臣於君稽首敵以下頓首

三曰空手注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回謂拜手稽首頭先至手後乃至地也

四振動動如字李音董杜徒美反注杜子春云曰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動鄭大夫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為重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鶴山先生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回謂天下書不可不多讀細讀振董之拜似

子難曉因鶴山乃知今日本國人有此古拜之遺法康成謂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變色別是一義兩存之

五曰吉拜注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回攷之正義謂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此謂適子尊父而言其為妻服有二或杖齊衰期或否也齊衰不杖朞服也齊衰杖則為母三年皆凶拜矣古王為后服

六曰凶拜注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正義引雜記云三年之喪即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頌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後其至回謂此子為父斬衰為母齊衰凡三年之喪者也古無父在而子王者惟舜與漢高有

父然瞽瞍之死不可攷要之子為父斬衰三年如書之高宗諒
闇知近世孝廟之於高廟乃稽顙而後拜之服也然先稽顙而
後拜今人似未之講雙跪其膝先以額叩地而後以手據地凶
拜也謂之拜而後稽顙易說也為之稽顙而後拜難說也得非
古之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先以兩手據地而後額至地也其凶
拜凡三年之喪先以額至地而後兩手據地其勢頗難先儒謂
人主惟有三年之喪恐為后為太子亦當有替服也苟卿曰平
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晉獻公之喪重耳稽顙而不
拜謂未為後也

七曰奇拜注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跪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
奇讀為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奇拜謂

一拜也康成又云一拜答臣下拜回攷此有三義雅拜先屈一
膝一也持節持戟倚以拜二也以漢人所見解也一拜答臣下
則禹拜昌言帝拜曰俞王義嗣德答拜皆一拜歟儀禮鄉飲鄉
射聘禮士相見禮凡禮之輕者皆一拜

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
今時持節拜也以回詳之再拜是也顧命王再拜與康王之詔
兩書再拜稽首人主人臣皆有再拜之禮人主一拜以答臣下
再拜者如拜受賢能之書拜受吉夢之獻則然歟一拜者王拜
二王之後答拜也此一拜歟後拜二王後之夫人古婦人之拜
吉事惟肅拜凶事乃手拜為夫與長子之喪乃稽顙其拜有三
今南婦人畧屈膝縮身而已頗有深淺之異其禮歟北婦人拱

手遂伏若將坐於地者其禮歟

九曰肅拜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擡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正義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擡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擡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卻至見客免冑承命又云不敢拜命注云介者不拜又曰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成二年鞏婚之戰獲齊侯晉卻至投戟逡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回曰不然卻至蓋投戟之後又免冑釋甲而講臣拜君之禮也漢周亞夫曰介冑之士不拜豈亞夫亦嘗讀禮書歟宰夫所掌治朝之法王三揖公卿大夫士特揖旅賁衆揖皆所謂肅拜也天揖同姓土揖

庶姓時揖異姓此三揖出于周禮皆肅拜也君於臣有一拜有再拜有稽首而周禮路寢之朝治朝之朝外朝之朝凡三朝皆不書臣下之拜君其節若干何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得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注肅拜拜低頭回謂今之婦人畧低頭曲身只道萬福似古婦人肅拜屈膝曲腰而裙袴拖地即古婚禮婦拜投地者歟此一拜也凶事則手拜少儀注手拜手至地回謂如此則雙手至地而不叩頭此二拜也為夫及長子之喪則稽顙故曰為喪主則不手拜蓋謂婦人於父母不為喪主有男兄弟為喪故雖父母不稽顙夫死長子死為妻為母乃喪主故稽顙也此婦人之三拜也亦不專肅拜也今日簡帖曰頓首百拜非也古無百拜之禮賓主百拜酒三行非一時也曰頓首肅

拜非也既頓首叩頭於地矣即不可曰肅拜若只肅拜稍俯其
手則不頓首矣曰頓首再拜庶幾乎

又附書婦人稽顙

鶴山先生曰肅拜即擗鄉飲作厭○偶問喪服小記婦人為夫
與長子稽顙其餘即否此謂為喪主也父母不稽顙兄弟為喪
主也一家一人承重所以辨嫡庶也

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
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天子
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
立焉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

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四塞世告至

紫陽方氏曰此不可信明堂位之未有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父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康成注之曰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髻而吊始於臺駘云未嘗相弑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臣弑君而曰相弑不足信相變二字亦不知我變彼彼變我乎回以此言推之終篇皆不信也天子負斧依康成注曰天子周公也不曰周公攝王位而直曰天子周公也可乎周公位冢宰耳攝王位三字已非謂周公冕十有二旒被袞負斧代為天子無是也三公中階之前如此則有阼階西階中階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近乎今殿陛之前明堂有三階固不可知三公之下有三孤有六卿有大夫士皆不言其位之所在何也諸侯有二王之後曰公國者不見又何也侯伯子男四班易說九夷八蠻五戎

六狄皆在門外五狄之國在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則戶牖之後也斧依之背也曰朝諸侯而背於一方可乎九采之國在應門之外天子五門四曰應門明堂自有東西南北門矣所謂應門在畢門之次者不知明堂在南門之外乎又皆有畢雉庫臯之門乎明堂豈不設置於路門即畢門應門之間與治朝相似乎是皆不可攷也漢儒禮記類多不可信者王制孝文時博士所作是時今文古丈尚書皆未出二典三謨與夫周官顧命康王之誥禮樂官名漢儒皆未之見雖康成注禮亦不見古文尚書也此但明堂朝諸侯之說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實周公首為嚴父配帝之制則明堂者異乎郊丘之壇祭而以屋祭也後世三年一郊或三年一

明堂始於周公祭祀郊明堂之分別攷在他卷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陳祥道禮書有圖有說甚詳所引書及人畧記于後

周禮考工記 禮記月令 明堂位 樂記 玉藻 詩我

將 左傳 孟子 家語 孝經 孝經緯 荀子 大戴

禮 小戴說 呂氏春秋 月令說 白虎通 唐月令

韓嬰說 蔡邕明堂章句 淳于登異義 表准正論 史

記封禪書 隋無明堂 唐高太無明堂 武后兩為明堂

豆盧寬說 劉伯莊說 孔穎達說 魏徵說 顏師古說

唐高宗明堂 玄宗康訾毀明堂 鄭康成注 宋以後諸

儒議論人主制度別書

朝覲會同宗遇 會為壇國外 司几筵黼依玉几

等圭璧采就 九獻七獻五獻 六服貢六物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各殊禮異更迭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宗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有事而會不叶而盟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嚮設莞筵粉純加繅席

盡純加茨席黼純左右玉几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六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
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
天下之政○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九牢至賓之間九十步三
享九獻九舉五積三問三勞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凡三等不備
書○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其貢殯物男服三歲器物采
服四歲服物衛服五歲材物要服六歲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
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古今攷卷之二十八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曲禮當依當宁朝覲鄭注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
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
廟門外而序入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紫陽方氏曰儀禮舊百篇今存者十七篇朝覲會同宗遇當是
六篇今亡其五惟覲禮存謹以今人言語解說抄之於後春秋
書朝書遇書會不一惟覲禮宗禮同禮未見書禮記諸侯未及

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齊桓公有衣裳之會葵丘之會
兵車之會不軟血古禮喪亡後學惟聞其名而已後世朝廷大
朝會與古懸絕久矣

儀禮覲禮一篇以今人之文解於此

紫陽方氏曰朝覲宗遇惟覲禮存在儀禮第十卷第十篇以今
人文字解曰諸侯之見天子也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
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據鄭康成言則此覲禮乃秋見天子之禮
也朝宗遇之禮亡矣今儀禮十七篇至此始見天子於臣下之
禮最簡而易讀而天子之尊其受朝覲異於諸侯之受朝覲亦
可見焉曲禮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之
謂也受之於廟秋殺氣也質也春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與

其也夏宗依春禘遇依秋覲此備禮省禮之別也不言諸侯
而言侯氏者國殊舍異不凡之也侯氏至郊王使人皮弁用璧
以勞侯有帷宮則於帷門迎使受玉還玉拜手稽首用束帛乘
馬以償使者此一節也賜舍受館則又以求帛乘馬償王之使
此二節也王使大夫戒以入覲之期而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諸侯將朝受舍於朝蓋朝時所立之次同姓異姓西面東面之
分若但一侯則北面歟此三節也將覲之際其日質明釋幣于
禩諸侯之出遷廟之主以車載行告於行廟以將見君此四節
也墨車殺制自視大夫龍旂孤韞以至王宮圭璧五等各有繅
藉天子斧衮南面左右玉几衮冕而立侯氏入門之右奠圭拜
稽擯者升之天子親受左降拜稽謂之成拜於是覲禮既畢乃

行享禮享禮凡三皆以璧帛致之惟國所有則或以馬或虎豹皮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土之珍異其貨無常三享既畢乃有十馬奉以束帛又再拜稽天子使擯喻歆親受侯升致命王撫其玉侯降西階授宰以幣拜稽階下以一馬出九馬隨之授諸主人此五節也覲禮之事成也侯氏肉袒廟門之東入門之右北面而立以告職事如治國有罪將請於王擯者以告王使擯辭伯父無事此六節也於是天子乃有路車乘馬冕服錦幣之賜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侯氏升東西面太史升西東面讀王命書侯氏降階拜稽升而成拜受服受命侯氏乃出諸公賜服與太史諸侯皆備以束帛乘馬此六節也然後天子立於介依不動聲色其體至逸諸侯奔走拜而且稽覲之

有瑞固為定禮三享之禮皆帛加璧所產土物享至再三肉袒請罪天子宥之制禮如此然猶後世至於陵替有下堂而見諸侯者予於是詳書之雖朝宗遇之禮不可復觀而亦可意推也此為四時常朝如大朝覲會同則築壇其高曰深四尺其方十二尋廣九十六尺為方明於其上設六玉分四時而受之焉而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壇在國外自當他書而陳祥道禮書凡制度名物無不備也

附沙隨陳氏論視朝皮弁

駁溫公通鑑續疏說

沙隨陳迥可久文史評元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

司馬溫公通鑑曰先王黈纁塞聰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達聰明於四遠迥評曰按周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故黈纁塞聰前旒蔽明欲專誠潔於內也塞耳蔽明者冕服也若視朝則皮弁乃明目達聰溫公引義雖精於經則未攷也紫陽方氏曰凡書難讀如此溫公黈纁前旒之說謂王者當畧視聽於近而用聰明於遠意則甚美然攷之禮制未明也周禮六冕大裘而冕無旒也沙隨之說亦未明也東方朔傳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土苟反韻他書為謂以玉為瑱用黈纁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纁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傍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瑱他甸切韻書注以玉充耳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

及諸公冕皆有玉瑱師古但謂黈為黃纁為綿丸而無為瑱也玉周禮有之詩有之君子偕老曰王之瑱也淇澳曰充耳琇瑩注天子以瑱諸侯以石又曰充耳以素乎而青乎而黃乎而毛鄭自為不同毛曰素象瑱鄭曰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曰純人君五色人臣三色至釋青黃毛曰青玉黃玉鄭曰青純黃純其不同如此回謂西漢時祭用秦冕而不如周毛公詩傳所見別也唐初隔西漢數百年顏師古所見又別也或者三代至周有純有玉後漢至唐用綿而無玉也然此無所攷也六冕也五冕也大裘之冕祀昊天上帝出司服祀五帝亦如之五冕出弁師皆祭服而所掌二官似有可疑天子六冕則以充冕受朝覲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亦各有冕有纁專一精誠之謂不

但天子也回又攷周春見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蓋朝用弁服廟用冕服乎其視治朝內朝外朝則皆用皮弁乎朝覲會同之朝與王日視朝之朝不同六冕以用之於祭祀於朝覲亦多不同沙隨之說得大綱而已又成王顧命康王尸天子皆於視朝之所冕服云

覲禮天子不下堂 春朝夏宗以車迎

朝以廟與朝覲一於廟 齊僕行人事可疑

禮記郊特牲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又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似正義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

為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享天子

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按覲

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

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及

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節

謂三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紫陽方氏曰夏

官齊僕掌馭金輅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輅其法儀各以

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引行人所謂迎賓客及送上公相去九

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又司儀職曰車逆拜辱曰及

出車送詳齊僕之文則王乘金輅朝覲宗遇饗皆以之送迎諸

侯不言禮節之數但曰送逆之節行人則有主賓相去之步數

回未審王之金輅當在何處公侯伯子男之車入王門墨車殺制自視大夫龍旂孤羈以至王宮待王車下堂相望依此步數而後下車乎康成謂覲禮不下堂者廟中不迎春朝夏宗享禮在朝則以車下堂而迎之乎陳祥道謂朝宗春夏象生氣王於堂下見之覲遇秋冬象殺氣王於堂上見之祖康成之說然朝宗有廟朝之異下堂而迎不於廟而於朝歟秦為尊君卑臣之制三揖之禮且無之矣而况於堂乎漢以來亦無天子迎諸侯下堂之制矣周覲禮之廢自夷王始則失天子之尊其來久矣晉文召王天王狩於河陽雖曰公朝于王所天子反就諸侯相見早已甚矣孔穎達於熊氏三享之迎疑之謂義或然此禮雖不

講可也

舜典朝覲二字未分 禹貢四海會同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肆覲東后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紫陽方氏曰肆覲東后後曰群后四朝舜之時朝覲二字未分為二禮孔注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引周官下文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此十二字佳二典言堯舜之道與制度堯如此舜如此互見也至如朝會京師典謨未及於禹貢未見之曰四海會同是也注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但未見幾歲而一會同禹治水成功而諸侯會同乃堯舜時事也朝覲會同四字周始分而異其禮乎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 周官未分朝覲會同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乃王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孔注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曰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紫陽方氏曰詳孔注則周官之所謂朝亦曰會亦曰覲周禮始有朝覲會同之異禮劉歆但見伏生今文尚書不見孔壁古文尚書周官孔壁之書也謂周禮全不可信乎則六官之數暗合於此之周官六卿謂周禮盡可信乎則三公三孤官之極也何為周禮雜見於三公六官之中而不特書其當為之職分兼孔注引天地春夏秋冬六卿則似乎已死之孔安國反用後來劉歆周禮為傳此朱文公所以疑孔傳為魏晉間人所作也

覲壇加方明於上 春夏秋冬四時會同

東南西北四岳朝覲 方明他經無出處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 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鄭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東方夏南秋西冬北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為三等上有堂堂

方二丈四尺上中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暄蒼壁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墻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乘龍載大斝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及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大常也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以朝事儀

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

紫陽方氏曰此禮惟儀禮有之方明者方六尺之木繪以六色飾以六玉如神之有主他經無所見亦不見周之天子何王何年行此禮於何地康以謂時會殷同宮在國外四時四方而會同二字不分此一可疑也公侯伯子男分作五班既就旂而立則庶姓異姓同姓之三等如之何而別之不若宰夫治朝之法三揖公一侯伯一子男一之易說此二可疑也夏秋冬南西北會同異方則不知拜東門之日與否三可疑也祀方明之禮不言奠玉奠幣獻神節次四可疑也不以蒼壁黃琮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何以分貴賤五可疑也如諸侯朝方岳之下乃天子巡守而朝康成云亦為此宮以見之其事更別無出處回謂方明

之禮講於國門外者四春夏秋冬四會同也講於方岳之下者四春夏秋冬四岳諸侯朝覲也古者朝即是覲會即是同有合而言之有分而言之然則自周公以後未嘗見有一君行此方明之禮者方明之設今乍見却不謂之見戲乎

孟子三不朝之罰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紫陽方氏曰此周制也班爵祿之籍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之亦以平王東遷之先幽王有犬戎之難典籍喪亡此數語必孟子或見或聞劉歆周禮無此則六典之書可疑者此亦一端也

後世朝會宮殿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繡尾○紫陽方氏曰漢高祖都關中項羽燒咸陽宮殿故初猶居秦之櫟陽蕭何治長樂宮成徙都長安即故咸陽其後又有未央宮此所謂建始殿太極殿者東漢後制度也太極殿之名始於曹魏晉因之晉以降皆因之為正殿

附論小顏

顏師古注漢書已見朝十月注

附論秦漢以來宮亦曰內亦曰禁中古士庶皆稱宮今道觀亦曰宮

紫陽方氏曰尚書五刑有服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穆王作呂

刑宮罰之屬三百漢刑法志宮罪五百小顏引書孔傳注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又曰宮者使守內注人道既絕於事便也然則宮刑者以守內得名宮亦謂之內內亦謂之宮史記秦紀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王鳳父諱禁徵王莽改禁中曰省中後世稱宮禁諸葛表曰宮中府中然則宮府者內庭外庭之分曰大內曰南內曰北內曰東朝曰西朝一也然古者宮無稱禮記曰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士庶通謂之宮風俗通曰漢來尊者以為帝居下乃避之也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白虎通黃帝作宮室○世本禹作宮室○論語禹卑宮室○詩有泮宮○禮記曰頹宮○管子黃帝有合宮○帝王世紀堯見舜處於貳宮○相見經堯有撫宮○晉虜祈宮○孟子齊宣王雪宮○墨子楊受命鑣宮○大戴禮周德理和論蒿茂丈以為宮柱名為蒿宮○紀年穆王所居鄭宣春宮○史記秦始皇居蘄年宮梁山宮信宮○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索隱曰言其宮四阿高廣也阿房後為宮名杜牧阿房宮賦所由作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以望北夷也張晏注臨涇水作之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復作阿房宮○子嬰刺殺趙高於齋宮○漢書有長樂宮未央宮沛宮林泉宮其泉宮龍泉宮首門宮交門宮光明宮五柞宮萬歲宮池陽宮蒲萄宮竹

宮壽宮建章宮黃山宮太乙宮思子宮或在京師或在外郡或在帝王所居或祠祀所在或因事以立也○三輔黃圖有夜光宮棠梨宮扶荔宮○三輔故事有注宮○漢武故事有鼎湖宮宜春宮谷口宮堊僊宮通天宮○東觀漢記後有南宮北宮胡桃宮○論語有南宮适孟子有北宮錡○三國魏有鄴宮吳有太初宮昭明宮蜀有永安宮○唐宋之宮不勝書○史記天官書中宮紫宮文昌五宮○人主有六宮後宮離宮上僊有梓宮○太子曰東宮青宮○道士觀許僭稱宮大臣為宮使觀使侍官為宮相有祿今革○神廟作景靈宮南渡杭有之徽廟作神霄宮高廟內禪所居曰德壽宮孝廟就改曰重華宮史記孝廟有祐聖觀光廟有泰安宮○升楊宮為酒樓今廢○寧廟開元

宮在舊秘書省西今徙舊左藏庫西楊駙馬宅貨而改○理廟龍翔宮度廟宗陽宮今存

附論秦漢以來殿

初學記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曰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漢書則有井泉函德鳳凰明光臯門麒麟白虎金華漠宮又有大夏長秋朱鳥玉堂飛雲昭陽鸞鸞銅馬蕭何曹參韓信諸殿後漢書有德明溫明在邯鄲陽安華光諸殿洛陽宮殿簿有魏太極九龍芙蓉九華承光諸殿漢晉春秋有景福在許昌聽政在鄴晉宮閣名有靈圃百子虞泉清真諸殿洛陽故宮南宮有玉堂前殿黃龍鳳翔平殿竹殿歷代殿名或因或革唯魏之太極自晉

以降正殿皆名之摯虞決疑要注云其制有陛右城左平平以
文塼相亞城次者為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
殿 唐長安殿 宋汴京殿 致 ○紫陽方氏曰人主之堂曰殿
自秦始納陛以登謂陛十六級在殿前屋簷之下今夫子大成
殿老氏三清殿佛氏三寶殿皆納陛九級古殿城即陛也平者
車輦上下也古人君以車上殿下殿但名曰朝曰堂廟亦恐然
而人君步上堂下堂則侍御者以玉環引其手小臣不敢執君
之手也近世神廟以土木像祀事或封王皆曰殿僭矣唐長安
宋汴梁殿候致南渡杭行所麗正門內大殿一耳以宣麻朝會
則曰文德以策士則曰集英以明大禮則曰二隨時揭額自和
寧門入有後殿曰受常朝回皆嘗至焉崇政殿說書則講筵也

端明殿資政殿觀文殿學士之除用南京虛名無其殿
文選有王延壽文晉魯靈光殿何晏平叔許昌景福殿賦似乎
制度太侈自是一所宮禁之大者非近世一殿之比也靈光殿
乃魯共王餘之所作王所賦恠澁不足觀蔡邕欲作此賦見之
而輟筆恐傳者妄也景福殿曹操父子物色寫壁土所畫前代
后妃婦人事何足入文選扒文選惟李善注可資傳覽耳

古今攷卷之二十九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叔孫通制禮儀

紫陽方氏曰高紀之末書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今所攷以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朝正始用叔孫通新儀則律令軍法章程新語皆天下既定時事也合次序書而攷諸此東萊大事記亦然但不書新語耳今按通傳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

儀法鷲易群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回謂伊尹相湯伐桀進取也湯有天下以至相太甲商祀六百
守成也太公望周公旦相武王伐紂進取也武王有天下用太
公周公畢榮閎顛散宜生之徒佐佑成王周祀八百守成也叔
孫通謂儒者難與進取張良計謀進取居多非讀書之人乎可
與守成曹參周勃亦皆長鎗大劔之士非通之所謂儒者也通
所謂儒小儒腐儒也抑又有可議者班固稱叔孫通制禮儀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通何足以知之回謂書叔孫通制朝儀可也
度吾所能行為之

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

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扶目反重也
因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
吾所能行為之○沙隨程氏迥可久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有
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琢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三代而後上無帝王之政下無孔孟之學而生民不
被其澤皆高帝謂叔孫生之意也所以有古人之學者竟老死
山林而通輩于于然而來烏足為世之輕重哉

魯有兩生不肯行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
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云云吾不行公往矣毋污
我案通事秦二世為博士亡之薛從項梁敗定陶從懷王義帝

徙長沙事項羽漢王入彭城通降漢王從弟子百餘人
東萊呂氏曰叔孫通所與共起朝儀者魯諸生就徵者也帝左
右近臣素知書者也弟子從通降漢者也兩生之所蘊雖不可
詳考亦異乎三子之撰矣

延平陳氏曰叔孫通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夫秦儀尊
君抑臣而已夫尊君抑臣則人主之於禮也不難矣高祖患其
難叔孫通為其易此固兩生之所不肯行也

帝左右素知書者 上左右為學者

東萊大事記曰帝左右近臣素知書者班固通傳上左右為學
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謂素有學術○紫陽方氏曰秦始皇
帝三十四年焚書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箴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呂東萊曰
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
此惜哉回謂李斯燒天下書博士所職之書在秦府項羽燒秦
宮室咸陽火三月不滅則博士所職乃項羽焚之書也按始皇
三十四年歲在戊子焚書又三年辛卯崩壬辰二世立甲午秦
亡漢高元年乙未約法三章除去秦法而未有明言除挾書之
禁高祖在位之七年辛丑去焚書戊子十四年耳天下讀書之
人且以三十而立通五經六藝筭之三十歲知書之人今年四
卜四而五十歲知書之人今年六十四耳何乃焚書僅十四年
而獨一叔孫通知古禮秦禮耶左右近臣為學知書不知所學
何學所謂書何書耶詩書箴民間易以占筮不焚攷之則是特

儀禮未出也劉歆周禮未出也漢儒禮記未有也叔孫通所記憶者所誦讀者十四年之前舊所業也俯就高祖之意雖用秦儀全廢古禮則通之於禮未足以為功之首而足以為罪之魁矣

禮畢盡伏置法酒

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紫陽方氏曰古者天子諸侯於其臣有饗有燕有食諸侯朝天子有上公三饗三燕三食之禮饗亦作享燕亦作燕諸侯相朝會諸侯卿大夫來聘則亦有饗燕食而等級不同詩有鹿鳴燕群臣嘉賓棠棣燕兄弟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學者觀其詩歌所以然則

知古者君臣相與之懿至儀禮饗禮亡惟有諸侯燕禮一篇公食大夫禮一篇今存又有如古之鄉飲酒禮天子有之諸侯有之天子六鄉六遂其鄉大夫大比獻賢能之書則今日行鄉飲酒禮而明日以書獻其禮已亡今儀禮有一篇乃諸侯鄉大夫飲酒獻賢能之書之禮他有黨正飲酒州長習射先鄉飲酒鄉大夫或飲其國中賢者凡古飲酒之禮皆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謂獻也酢也酬也成禮之後然後無筭樂無筭爵天子諸侯饗燕以膳夫為主人設一上賓餘則有衆賓而鄉飲酒有賓有介又有曰僕凡享燕又有擯不可具書食禮不用酒周顯王十三年韓昭侯魯共公衛成侯朝魏是時梁惠王方強諸侯相率朝之索隱又謂有宋栢侯鄭釐侯戰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范臺

酒酣請魯君舉觴

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

魯共公興避席擇

曰禹疏儀狄謂後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以易牙庖謂後

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謂後世必有以色亡

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謂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而亡其國者共

公謂惠王無有此四者惠王稱善然古者饗於廟燕於朝孔子

祝其即夾谷相魯定公齊侯之會齊侯將享公孔子謂犧象不

出門嘉樂不野合即知古者饗與燕皆不當於野梁惠王范臺

之飲衰世之遺禮其來久矣秦趙渾池之飲鼓瑟擊缶爭一時

之客氣秦始皇紀十年齊王趙王來置酒置酒之名始於此呂

東萊謂凡諸侯相朝主國設饗燕以禮之未有賓客友置酒者

蓋齊趙畏秦極其諂而然也齊世家書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

咸陽然則秦亦置酒以報之歟回謂廢古者饗禮燕禮而書曰
置酒者衰世之變也自秦人始也其於獻酢酬之禮廢矣而所
以主賓相觴之節亦不可攷

朝十月朝歲朝正

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三歲首陳大和說好容別補

朝十月朝歲朝正

史記漢書叔孫通傳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朝十月師古曰

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

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史記索隱曰小顏云史家追書十月

按譜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曰群臣

始朝十月也以上東萊大事記所注東萊書其題曰朝正於長

樂宮○紫陽方氏曰歷攷書傳但見朝歲朝正人君必於宗廟

朝祖宗未見元日受群臣朝賀於朝者今具下項

書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注上日朔日也○既月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注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回按此堯舜禹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上日元日朔旦正月初一日也文祖神宗未審的為何廟正月元日舜禹於此廟告禪讓即位之事乃就廟見群臣歟覲字即朝字未有周禮朝覲之分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群后總已聽冢宰○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回案商曰祀元祀太甲元年也十有二月乙丑商建丑為正歲而不改十有二月之稱也此踰年改元之禮也太甲惟三祀終喪而三年也十有二月朔亦建丑之歲首也此商之建丑之正也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杜預注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歆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公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回謂隱莊閔僖當作桓莊閔僖此周之建子之正月初一日實夏之十一月初一日也告朔事見論語餼羊注朝正者公朝於祖廟天子亦然既北面朝祖廟之正即亦南面受群臣之朝歟而無可攷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注改元必踰年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回謂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此十字佳以此見古者人君正月初一日必朝正於廟嗣君遭喪踰年改元於廟告朔正位其所謂百官以序者百官先從其君列班以朝其祖後乃其君

南面受百官之朝歟以意揣之如此此皆周建子之月正月初一日也

周禮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注周之正月吉朔日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狗以木鐸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回攷此則周之正月太宰布治而不言周王朝正於廟之禮不言周王受辟臣朝之禮至夏之正月孟春小宰乃徇木鐸即四時政事仍用夏正也而周之正月朔日不見受朝何歟

春官太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頌曰視朝宗覲遇會

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而遍回按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即諸侯有會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朝則有之未嘗見書覲字何也諸侯會不一書諸侯遇無之書宗於王覲於王會於王遇於王同於王無之也其所謂春見曰朝者其周之建子之正月朔日非歟周禮之春秋冬夏如春秋所書歟且朝與覲不同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朝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禮記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依斧依畫斧為屏風狀天子當中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疏人君視朝所佇立處正門內兩塾間為宇天子受朝於路門外

之朝於門外而守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謂春夏受朝先受朝竟
然後入廟受享也庭實受之於廟分兩處受之陽生之時其文
舒而布散也回謂如此則春朝必非正月元日天子之尊亦當
於正月元日朝正而謁祖廟豈容先於治朝受群臣諸侯之朝
擊而後至廟受群臣諸侯之朝享故曰此必非正月元日也且
所謂朝則當守而立覲則於廟負依而立一日而兼二禮歟此
劉歆周禮回終疑而不甚信周禮時時言大朝覲會同削去宗
遇二字何也禮記中屢言朝覲二字不曾分注詩韓侯入覲毛
傳覲見也東萊記取之鄭箋引周禮諸侯秋見於天子曰覲東
萊不取則可知已先儒多云儀禮朝禮宗禮遇禮亡惟存覲禮
一篇回亦疑此事恐覲則是朝又儀禮大朝覲會同設方明之

壇則四字渾而為一其謂覲禮天子不下堂朝禮則天子以
下堂迎諸侯相去有九十步五十步之分覲禮而下堂見諸侯
自夷王始然則回亦不必多辨後世人主正旦不朝廟而於大
殿受群臣之朝自秦始皇始也而古之廟見諸侯以冕服斧依
之禮其亡久矣以遇禮見者一容別書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始皇帝改年始朝賀
皆自十月朔回攷此秦改用十月為歲首自此始然未嘗改十
月為正月始周之春王正月也周以建子十一月為正月改冬
為春孔子麟經因書之記其非也秦莊襄王生始皇以秦昭王
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徐廣一作正
宋忠曰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

曰趙政古正月書音政去聲又音征平聲邯鄲二音平聲者乃因始皇名而諱之也然不知秦正朔而用夏時之正月何也豈戰國時侯國已擅改正朔從夏止始生於邯鄲即趙與秦皆已用夏正乎史記始皇三十一年書十二月更名臘為嘉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乃歲首也十一月行至雲夢七月丙寅崩於沙丘歲在辛卯漢書本紀書秦二世元年秦二年三年皆書十月為歲首壬辰癸巳甲午歲也乙未歲書元年冬十月乃漢元年也七年冬十月不書幸宮受朝事取叔孫通傳書之漢朝十年朝正朔歲始此後世正旦大朝會始秦漢至今廢正旦祖廟之禮一千七百餘年矣

古邦國致貢不必元日

陳祥道曰古者邦國致貢不必元日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天子受四海之圖籍應萬國之貢珍唐禮正旦朝會戶部陳諸州貢物禮部陳諸藩貢物而議者以為周官春人貢之禮是附會之編也○紫陽方氏曰漢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始有年號大初元年丁丑始用夏正自此正月元日受朝以為盛禮初學記載晉王沉正會賦曹植元會詩而近世諸道各進賀正表禮部書官撰表賀雪表最難賀也冬或冬至也賀正表亦難新而工云西漢朝正服不可攷東漢晉始可攷

紫陽方氏曰東萊大事記惟書秦祭服其朝服與漢高朝十月服無可攷今姑取陳祥道說陳祥道曰漢制百官賀月正天子服通天冠張衡東京賦曰冠通天佩玉璽韋彤曰通天冠朝會

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憤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宋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服通天冠絳紗袍恐非占也回按漢高帝以至哀平朝服無所考漢明帝始制冕服朝則皮弁養老躬耕昏射亦多用冕

賓主百拜酒三行

紫陽方氏曰予嘗著儀禮攷以今人語易古語今易曉以鄉飲酒禮攷之鄉大夫為主人謀賓介於先生君子主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賓牖前南面衆賓在賓席西主獻賓卒爵賓酢

主人此主賓一獻一酢之禮也主人酬賓以觶主人自先卒一觶乃以觶酬賓奠於薦東酬酒不舉此主人酬賓之禮也主人於是以前爵介介卒爵介酢主人洗爵以授主人自實爵卒爵無酬此主人與介獻酢之禮也主人於是獻衆賓凡三人坐祭立飲衆賓於主人無酢此主人獻衆賓之禮也三者之禮既成然後吏舉觶於賓賓奠於薦西僕乃入或無僕工入合樂立司正旅酬賓徹俎乃無筭樂無筭爵其揖升降拜之數不備書所謂賓主百拜酒三行者獻也酢也酬也以諸侯燕禮推之公席在阼階上西向以大夫為賓以宰夫為主人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更爵自酌乃酬賓主人先自飲用觚酬酒不舉於是下大夫二人媵爵曰揚觶公以酬賓亦先自飲

賓易解旅酬君之卿大夫皆以次序受飲卿大夫勿先酌以飲賓賓先飲乃遍酬衆卿大夫主人乃始獻卿又命二人揚解奠於公南唯公所酬主人乃始獻大夫大夫無酬乃始入工合樂無美樂無美爵皆賓主百拜酒三行曰獻曰酢曰酬天子饗享上公皆三或二或一禮俱亡以膳夫為主人然百拜而獻酢酬則一也

主人倍食於賓

紫陽方氏曰以鄉飲酒禮推之主人飲四巡賓飲二巡介飲二巡衆賓飲二巡而三行之禮成故曰主人倍食於賓至無美樂無爵則不醉不可以飲數計矣天子諸侯饗燕禮別攷上壽觴九行之所從來

紫陽方氏曰漢高朝十月尊卑以次起上壽觴九行其禮何所始乎古者祭祀饗燕有十二獻九獻七獻五獻三獻一獻之禮或謂大祫十有二獻而四時與禘九獻耳皆不九獻杜岐公謂祭天七獻鄭康成謂祭先公七獻祭四望山川五獻祭社稷五祀三獻祭群小祀一獻說各不同王於諸侯來朝覲也受其三饗於廟上公三饗三燕三食諸侯長十有再獻周禮掌客上公再裸饗禮九獻侯伯一裸七獻子男一裸五獻諸侯六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祭祀者獻尸也饗燕者獻賓也回且攷禮器禘祫四時祭之獻數王與尸皆衮冕尸入室作樂降神衆尸以次灌亦作裸是為一獻王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祀以血告於室廟各別牢如白牡騂

剛鬣廟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尸坐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東穆西相向坐主各在其右王洗肝於爵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如升牲首室中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以醕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王乃酌壺尊泛齊以玉爵獻尸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獻尸四獻也乃薦熟大合樂延主入室太祖東向昭在南面穆在北面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益齊獻尸五獻也后以玉爵酌齊獻尸六獻也於尸食十五飲飲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醕尸七獻也變朝踐曰朝獻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饋食壺尊緹齊以醕尸八獻也於是王以瑤

爵飲卿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緹齊以獻尸九獻也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有三加或不止三加有嗣子奠文王世子謂之上嗣其說無及王者之後皆九獻與天子同侯伯七獻去朝踐饋獻減二子男之獻宜薦腥饋熟不獻醕尸之時君但一獻九獻之中去其四大夫士即三獻而獻賓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正義之說又不同若夫王之獻諸侯自十有二獻下及九獻七獻五獻亦各有注疏可攷今漢殿上壽觴九行乃祭祀中飲九之數天子諸侯饗大賓獻爵之數古無人臣置酒饗其君之禮因饗燕群臣而臣之為主人獻其君則有之凡古禮皆廢於秦而不復於漢所以重鶴山先生之嘆也歎

附攷祭天七獻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古人云以雷鼓祀神其圓丘之祭皇祇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鄉而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園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然則祭大雉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

次酌緹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蔡陽方氏曰祭天之禮不一而圓丘為重無宗廟爵鬯二裸亦作灌故止於

七獻五獻三獻宗伯獻三其一臣為賓長獻凡七有尸后不預宗廟之禮王裸后裸一獻也二獻也三獻王薦肝首四獻后五獻薦熟大合樂主入室尸入室王也六獻后也尸十五飲玉酌尸七獻也尸酢主人主人受嘏后酌尸八獻也王飲卿諸侯為賓者壺尊獻尸九獻也後世人主郊廟之禮皆不過三獻天子初獻親王亞獻又諸王三獻回已已明堂為太廟功臣分獻官

至尊手執冕旒之珠以行手面皆玉鼻隆無髭身短二相江萬里馬廷鸞前引又二大闈左右引今如夢矣今釋奠亦三獻

陳祥道論九獻不同 禘祫皆十二獻

上公再裸九獻

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裸饗禮九獻侯伯一裸七獻子男一裸五獻諸侯之饗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亦然祫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祫宜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祫非也行人上公再裸而裸不與於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先儒以二裸在九獻

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壘饋食用兩尊皆有壘人醢人有朝踐之遵豆饋食之遵豆有加遵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六獻也醢尸三為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醢曾子問侑醢是侑食然後有醢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醢是饋食然後有醢也

紫陽方氏曰諸臣之所酢見於司尊彝下者三酢字誤為祫鄭注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回細味之春祠夏禘二彝二尊曰朝踐曰再獻尊皆有壘下曰諸臣之所酢不見諸臣獻字注則曰諸臣獻者果如此亦但言三獻耳秋嘗冬烝四時追享朝享文勢一同雖諸臣之所酢有三然非一日

而三酢祭祀三不同而各一酢祥道以兩裸之昨配王獻后獻
後饋食為六獻却以醕尸三為三獻故謂二裸不在九
獻之列以行人上公再裸而後九獻推之也回疑若有未安者
攷之大行人上公之禮將幣三享之後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
獻食禮九舉諸侯伯一裸而酢酌璋瓚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
賓乃酢主也康成不解九獻則焉知九獻之中不以二裸為二
獻乎侯伯二裸則七獻五而已子男一裸則五獻四而已恐是
如此賈疏曰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謂
九獻回謂第一以賓酢主酬始成禮賈氏酬後八獻王親獻乎
太宗伯代乎有無主人乎饗上公有王有后王裸后再裸王與
后皆拜送也而後王一獻后一獻則上公酢王不酢后乎王酬
禮多得之

醕之義

賓后不酢則不酬乎太宗伯攝裸亦攝獻君不自酌臣王不自
為主此二鄭不可破之論二裸九獻則似乎十一獻祥道所云
當俟識者問之○大行人小行人掌客司儀之官恐皆不當在
大司寇為屬合屬春官周禮錯簡極多近小友柯德陽所述周
禮多得之

儀禮鄭注醕猶飲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悅刃反韻書
注漱也續酒也似乎食禮之三飲嗽其口也而此似乎嗽賓之
口實飲之酒也

古今攷卷之三十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置酒二字亦古

漸臺 范臺 強臺之名

紫陽方氏曰偶讀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齊無鹽之醜女宣王之正后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則置酒二字齊宣王時已然無鹽女謂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連飾飲酒沉酒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則古之饗燕鄉飲馭酬酢三行而成禮乃立司正旅酬而無筭乎今筭爵之禮其廢久矣戰國策魏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曰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頌南威之美也前
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歟讀此則以饗
燕為觴亦久矣廢百拜三行之禮所從來遠矣左傳書享書宴
不一君臣賓主多引詩謂之賦所謂於旅也語之遺意至春秋
末但書飲酒哀十五年栾寧將飲酒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於
平陽意者饗宴之禮自是以後漸廢歟古者享禮兼燕食之禮
有酒有肉為盛燕次之食禮有酒不飲但食而已然天子廟饗
諸侯亦禮飲而已

禮樂百年積德而後興

魯兩生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紫陽方氏曰必從兩生之說

則堯在位百年而後命夷夔周世脩德太王王季文武以至
成王而後周公制作乎秦焚書始皇三十四年戊子之年甲午
而亡高祖七年辛丑叔孫通制禮儀去焚書十四年耳天下學
士尚多存者不及此時復周禮樂之舊用通苟且之制愈又愈
遠則諸儒老死無可再復之日矣兩生之言亦似未然

五齊三酒恬酒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三酒○泛齊芳釀泛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醴齊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
矣○盎齊盎鳥盎猶翁也翁鳴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
矣酇宜作醴○緹齊緹音體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齊
沈者成而滓沈如今清酒矣自醴以上充濁縮酌者盎以下差

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曰粢又禮器
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凡以度量節作之
齊才細反○事酒鄭司農云有事而飲也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
酒其酒即今之醪酒也醪音亦徐音昔昔酒司農云無事而飲
也玄謂今之酋又白酒所謂舊醪者也○清酒司農云祭祀之
酒玄謂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正義曰五齊皆言成者酒熟
曰成如今宜成醪宜成說以為地名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
梧縹清未知鄭意酒名地名類下鄴白則蕭何所封南陽地名
下酒謂槽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之下注五伯緹衣亦赤
黑色也漢時造清熟則滓沉故以况沈齊也醴以充濁縮酌者
以茅縮酌謂以茅泚之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盎以下羞清清

不用茅故云盎齊泔酌泔清也五者皆漢法昔酒對事酒音
若對清酒則為白故云酋又白酒也酒敦曰酋酋者久遠之稱
故月令名酒官為大酋於周禮則為酒人中山郡名故魏都賦
曰醇酎山中沈酒千日○紫陽方氏曰周之五齊三酒漢近之
猶可引類方比如今恬酒之恬恐只是甜字韻書注甜井也美
也楚元王交傳穆生設醴注醴井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
之則漢之醴酒與周之醴齊已自不同似乎後世五齊三酒之
法皆不可攷今之煮酒實則蒸泥之季冬者佳曰清酒則未蒸
者用清水白麴麴曰白酒用諸藥蓼汁為麴易成曰茅柴酒曰
紅酒釀米為紅麴記得蜀人有醪子酒小瓶傾少許以湯和飲
今之造酒其米曰秫曰糯月令秫稻必齊是也粟有糯亦可釀

而古五齊皆用秬黍則三酒亦然秬黍之中又以一稔二米者為鬯酒在月令始云秫稻又謂之穀粟之黏者酒以地名則如烏程箬下之類宜成或非地名或認意誇酒美名近世思堂春高廟之堂也玉練槌美之如玉也羊羔白如其色也靜江府酒尤佳

公酒合錢飲酒

周禮正義曰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賓賢能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若然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故謂之鄉此數事者皆為國行禮不可橫歛於民故得

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鶴山先生曰賈氏謂鄉飲之名有四呂與叔謂鄉飲會皆行此禮也四有

式法授酒材

大酋 酒官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注云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藥必時湛饍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沽古秫述湛接簾昌志反○紫陽方氏曰

今月令饍作熾注炊也湛漬也大酋者長酒之官於周則為酒人未知大酋何代酒官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回謂十月十一月造酒之時明年春芻酒

榨酒蒸炊酒之時酒正天子之一官也酒人則六鄉六遂各有
之乎酒正授酒材酒人授之以飲其鄉故曰公酒

果裸灌

鬱鬯秬鬯

曰掬杵梧

天地不裸

紫陽方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肆進所解牲體謂
獻熟時也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
神時也周人求諸陰先灌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六享皆然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為也果讀曰裸代王裸賓賓以鬯小宗
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而奉王
賓客以時而奉宗伯肆師祭之日反果築鬯大賓築鬯贊裸將
大喪大溲以鬯則築鬯音煮溲亡婢反又音汲亡忍反又亡辨
反浴尸也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知鬱鬯以實鬯而

陳之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鬯築鬱金草
以和鬯酒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正
義謂此鄭司農注不知出於何文秬鬯不和鬱者禮記鬱合鬯
又曰暢曰以掬杵以梧回謂曰掬杵梧文奇正義曰掬栢也梧
桐也曰栢曰桐杵耳以栢香桐潔白搗鬱金草和於鬯酒之中
秬黍之一稔二米者為鬯酒詩維秬維秠一稔二米與秬黍秠
皆黑黍一物而二名秬不必二米秠則必二米鬱金草魏畧云
出大秦國今鬱林郡有之開寶末草木部中品嘉祐本草謂本
經不載所出或云生蜀地戎二月三月十月有花如紅藍陳藏
器云百草之英陳祥道疑謂本草乃入木部今人不復用無辨
之者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米三斛八斗

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前事禮經爾雅同
異回會而一之朱文公注禘自既灌而往依正義止謂灌地以
降神然祭祀有裸尸之禮正義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灌明不
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凡鬱鬯
尸受祭之啐之奠之天地大神不裸者不用降神也祭社稷山
川裸用秬鬯不用鬱鬯惟宗廟用鬱鬯以灌詩曰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是也賓客之裸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
酢子男一裸不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禮云有此灌酢
之禮也裸也果也灌也三字一也鬯暢也芬芳調暢秬鬯必二
米五齊三酒不必二米秬黑黍總名也可為五齊三酒秠必一
稗二米則為鬯酒也又有和鬱者五齊三酒八尊五齊設明水

三酒設玄酒實為十六尊而所共鬱鬯不知用何尊彝各有其
名而五齊三酒亦未見以尊彝如何配匹分奠古禮之難攷如
此夫

王后世子養具有四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后及世子注食飯也食音
嗣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之具大畧有四正
義曰食飯也者即下文食用六穀是也云飲酒漿也者即下文
云飲用六清是也下文不言酒畧也云膳牲肉也者即下文云
膳用六牲是也云羞有滋味者即下文云羞用百有二十品是
也下文仍有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壘是也不言之者此舉
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畧而不言故鄭云凡養之具大畧有四

紫陽方氏曰此周禮膳夫王日一舉而饋之物凡六也

六饋食用六穀

膳夫鄭注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穀稌黍稷梁麥苽苽雕胡也苽古吳反

飲用六清 六飲 五飲 四飲 角柶之制

膳夫飲用六清鄭注六清水漿醴醑醫醢○醑本文作涼力羊力放二反醫於美於計二反醢以反書反二反

鶴山先生曰醫今當從醫古注釋文正義皆相承作醫後鄭從酒鄭注之後殿從酉省疑先鄭已誤矣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鄭注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

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醢鄭注清謂醴

醴之沛者沛子禮反醫內則所謂或以醢為醴凡醴濁釀醢為

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毳從酉省也醬今之截漿也截音在又

作再反醢今之粥內則有黍醢醢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疏

以內則飲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清酒音糟或以醢

為醴漿水醢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有醫醢糟糟之音與酒相似

醫醢亦相似字不同記者異耳此皆一物鄭又注共后之致飲

于賓客之禮醫醢糟醫醢不沛者沛曰清不沛曰糟后致飲無

醴醫醢不清者與王同醴屈也又注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

之禮清醴醫醅糟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角柶儀禮所見不一玉府正義引既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如枇杷枝屈中央楔齒士喪禮楔齒用角柶注為將含恐其口閉急既夕禮遷尸若酒若醴無中柶又角觶四本柶二素為二柱為少進酒醴兼饌之也古文角觶為角柶又士冠禮酌禮加柶不見書正義曰一曰清則漿人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釀粥為醴則曰醫三曰漿者今之載漿四曰醅者即今之薄粥也漿今之載漿也載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酉省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載漿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飲齊既冬時注飲宜寒

禮記玉藻天子五飲上水漿酒醴醅

注上水以水為上

餘其次之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注重陪也糟醇也清泔也致飲有醇者有泔者陪設之也或以醅為醴黍醅注醅粥漿注酢載醅七故反水注清新醴注梅漿濫注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正義曰桃諸梅諸卯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卯鹽和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諸梅諸即今之葳桃也葳梅也欵葳之時先少乾之故周禮謂之乾櫝鄭云桃諸梅諸是也儀禮公食大夫禮無尊注主於食不獻酌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注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酌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賓三飯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注此進漱也非為卒食優
賓賓意欲自潔清賓拱手與受宰夫設其豐於醴注酒在東漿在
西是所謂左酒右漿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注飲漱○賓卒食
會飯三飲注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
黍稷則初食稻粱下文不以醬者注不復用正饌也初食時加
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上大夫妻庶羞酒飲漿
飲庶羞可也注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
優賓

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注無偶曰側置
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
以角為之者欲滑也○既冠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

百葉注面前也葉柶大端冠者就筵賓受醴加柶面枋冠者拜
受觶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坐卒醴達柶與降
筵坐奠觶拜見母見兄弟見姑姊乃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
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
無亞獻者獻酢酌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
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若不醴則醢用酒注若
不醴謂國有舊俗酌而無酌酢曰醢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
玄酒在西三加三醢用脯醢賓取爵酌冠者坐左執爵右祭脯
醢祭酒啐酒奠爵加皮弁加爵弁如初儀有乾肉折俎躋之三
醢皆有醢辭

紫陽方氏曰周禮膳夫六清漿人六飲食醫六飲皆曰水漿醴

醇醫醢禮記乃曰五飲有酒而無涼醫陳祥道以為異代之禮
回則以為周禮出於劉歆禮記出於漢儒不可攷者闕疑可矣
酒正之四飲曰清醫漿醢而無水無涼后飲賓客有醫醢糟夫
人飲賓客乃多清多醴皆難曲說揣鄭注稻醴黍醴梁醴各有
醇漓而陪設則醴有六種漿則有梅諸之漿桃諸之漿漢有載
漿米汁相載醢曰薄粥醫亦釀粥為之儀禮公食大夫設酒而
不用設漿乃以為漱潔之用先食正饌後食庶羞先飲稻梁後
飯黍稷謂之三飯三嗽謂之三飲然亦以漿祭而後飲則玉藻
所謂惟水漿不祭又自不同士冠禮酌醴用觶禮賓以一獻
之禮然亦有三加三醢用酒者賓酌酒醢冠者而無酌酢故謂
之醢一主一賓一獻一酢一酌主賓各但飲二爵又與飲不

同此皆無儕不可不知也後世宴飲自朝廷至于士庶無六清
水醴醢醫醢之制矣清水之為玄酒亦不設矣飲水則冷飲涼
飲以井為水和酸則梅和甘即飴蜜溫則曰熱水黃豉甘草縮
砂豆蔻紫蘇草木之花葉無所不可而素馨茉莉木犀沉檀皆
可調合九藥餌曰湯曰飲無數而酒漿之漿恐當是今之米湯
麪湯春磨米汁曰漿衣粉染鋪既謂之糊謂之強粥尤不一張
粟曰解粥粳米糯米吳中江右為最而糟之一字乃酒之餘滓
屈原舖糟劉伶藉糟糟丘酒池糟所淹藏或掌或茹盖有所不
可窮云

古今攷卷之三十一

膳用六牲

膳鄭注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鷄也

附攷庖人六畜六獸六禽

庖人六畜六牲之別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曰
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能麋野豕兔六禽鴈鶉鷄鳩鵠玄
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
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麇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于注熊作豸

附禽者鳥獸之摠名

曲禮正義通而為說鳥不可為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夫前禽也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註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

羞用百有二十品

鄭注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

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紫陽方氏曰今以儀禮公食大夫禮記內則參互攷之書于後

<small>脚牛曰脚今時臠</small>	<small>脚也古文作香</small>	<small>臠羊曰臠</small>	<small>臠古臠</small>	<small>臠豕曰臠</small>	<small>臠皆香美</small>	<small>牛炙此二</small>
<small>多一醢字儀禮曰炙南醢</small>	<small>康成曰衍醢當是牛炙之醢</small>	<small>牛臠禮記作臠儀禮曰臠</small>	<small>牛臠儀禮曰臠</small>	<small>牛臠儀禮曰臠</small>	<small>牛臠儀禮曰臠</small>	<small>牛臠儀禮曰臠</small>
<small>之醢醢當是羊炙儀禮下連醢</small>	<small>醢當是羊炙儀禮下連醢</small>	<small>醢當是羊炙儀禮下連醢</small>	<small>醢當是羊炙儀禮下連醢</small>	<small>醢當是羊炙儀禮下連醢</small>	<small>醢當是羊炙儀禮下連醢</small>	<small>醢當是羊炙儀禮下連醢</small>
<small>也醬魚膾庶羞上大夫加四品之雉</small>	<small>也醬魚膾庶羞上大夫加四品之雉</small>	<small>也醬魚膾庶羞上大夫加四品之雉</small>	<small>也醬魚膾庶羞上大夫加四品之雉</small>	<small>也醬魚膾庶羞上大夫加四品之雉</small>	<small>也醬魚膾庶羞上大夫加四品之雉</small>	<small>也醬魚膾庶羞上大夫加四品之雉</small>

言如何烹治

紫陽方氏曰王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鷄王日一舉后與王同庖恐妃嬪侍從左右之人亦與食也回攷之戲為之說大約王膳一歲享千馬千牛千羊千豕千犬恐不止此雞一日百隻則

百倍之當一歲享十萬鷄祭祀賓客喪紀又不可以數計也凡膳物犧牲禽獸魚腊之用王膳羞一也祭祀二也賓客三也喪紀四也堯在位百年穆王享國百年除祭祀賓客喪紀用牲之外當為十萬馬十萬牛十萬羊十萬豕十萬犬百億萬之鷄而魚腊野獸野禽不與焉人所以貴於物者羽毛鱗介之物以其千千百百之生命為人所所以食用而天子之所以貴於天下者以一人之身享天地間萬萬不窮之物也李秀崑論六畜謂井田之民一井八家二母豕五母鷄所以養老也馬以征伐牛以耕種羊以祭祀犬以吠守回固不敢盡然其說二井八家養八馬以備君師之役可也牛耕恐不止八頭有母有子年年生育庶人祭不敢用羊士飲酒相見用犬祭用豕大夫始用羊兼豕

犬不專吠守有豢犬以為祭祀賓客膳羞之用且如秀崑之說一井八馬八牛八羊八豕八豨八家二十四併雌雄七鷄八家五十六鷄天子提封百萬井則井田之民之家當有馬八百萬疋牛八百萬頭羊八百萬牽犬八百萬口豕二千四百萬隻鷄五千六百萬枚不亦富乎天子之牧人不在此數唐天寶天子之馬至四十萬疋今北方之馬動百萬也而江南舊無馬置司川秦巴廣所得亦微西馬廣馬每不中用嗚呼古之王者之時盛哉

牧人通掌六牲

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榦云云以授充人繫之注云牲馬牛羊豕犬鷄○秀崑李氏曰牧人通掌六

牲祭祀之官牛人鷄人羊人犬人各掌一牲豕人當在冬官而
亡之大馬牲則牧師之所養不別立官大抵牧人蕃息以授王
官所掌之人而後及於充人也○紫陽方氏曰不言王膳羞何
也豈付之六物之官而後有所付乎

○凡馬之官○大司馬馬上鼓奉詔馬牲○馬質掌質馬○馭
夫掌分公馬○拔人掌王馬之政○馵馬掌贊正良馬○巫馬
掌養疾馬○牧師掌牧放馬○庾人掌十有二閑○圉師教養
馬○圉人掌芻牧○紫陽方氏曰夏官大司馬之屬馬政居多
自戎右而下齊右齊側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八官掌
車之五路及馭馬之事不專於馬馭夫以下九官專於馬者也
自大司馬馬上鼓詔馬牲凡十一事次第書之因攷王膳用馬

牲而及之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帥師執提

徒弓反

先鄭云提

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

提賈公彥正義曰提謂馬上鼓者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

以况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也○鶴山先生曰先鄭以漢

時單騎况周○紫陽方氏曰鄭大夫少贛其子鄭司農師仲曰

先鄭鄭康成後鄭皆東漢人古人不騎馬左傳魯昭王時左師

欲以公乘馬而歸單騎馬自此始所以古經無騎字曲禮前有

車騎漢儒之文也戰國策蘇秦言車千乘騎萬匹春秋之後也

陳祥道禮書繪馬上鼓一甲士騎馬執鼓先儒非之周公時無

此單騎馬者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奉猶送

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馭夫掌分公馬而駕治之注乘調六種之馬○秀崑李氏曰公馬謂王之六馬也凡良馬三十六匹所謂一繫則一馭夫駕治之五種計三千一百六十四匹則六十馭夫矣賈氏謂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又當有五馭夫矣天子馬十二閑每閑馭夫五人通之為六十人自戎右至此九職皆無府史胥徒未詳其故○紫陽方氏曰馬一閑二百一十六匹康成以為應乾之策賈疏尤詳當別書於易數事中閑與廐同而異名唐閑廐使取此九職無府史胥徒或者缺文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買馬之官也買此戎馬田馬駑馬三物皆有時價也賈音嫁賈四人亦音嫁謂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綱惡馬先鄭讀

作允禁也御也不畜惡馬也後鄭綱謂以縻索維糾狎習之禁原蚕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蚕書蚕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蚕種是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為傷馬禁原蚕○紫陽方氏曰此買馬之官夏官之第二官也又不在牧馬中校人掌王馬之政校戶數反鄭注謂擇養乘之屬辨六馬之數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種為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紫陽方氏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以下難讚難解回解難為易

乘馬一師四圉○馬四匹為一乘養之者圉師一人圉人四人計五人養四馬也馬十二閑二千一百六十四匹計用圉人二千

一百六十人圉師五百四十人總計二千七百人師仲四疋為乘康成二耦為乘其義一也圉師無官

三乘為阜阜一趣馬○趣七口反十二疋為一阜計用趣馬之官一百八十人

三阜為繫音計繫一馭夫○三十六疋為一繫馭夫之官秀崑謂為六十人是也趣馬下士阜一人如此則又當有阜人之職

亦計一百八十人也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趣馬之士一百八十人此已計二百四十人併阜人為四百二十人

六繫為廐廐一僕夫○秀崑曰廐即閑也據此經當有僕夫十二人而序官無之回謂其缺文乎種馬戎馬各二閑其馭夫中

士五人僕夫則校人厲上士各一人也齊馬以下八閑其馭夫

下士各五人僕夫倣上算

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左右校人之官二員皆中大夫六廐為六閑十二廐為十二閑由圉人而圉師而趣馬而馭夫而僕夫

而校人凡六階

駑馬三良馬之數○良馬二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

麗馬一圉○麗與儷同良以乘計駑以儷計謂一圉人養兩馬也

八麗一師○八麗駑馬十六疋則設圉師一人也非也

八師一趣馬○八師駑馬一百二十八匹則設趣馬之官一人

也非也

八趣馬一馭夫○八趣馬計駑馬當為一千二十四疋設馭夫

之官非也以筭不合也不合駑馬三良馬之數也善夫康成之說曰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一千二十四疋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疑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疋趣馬七十二疋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回謂此謂三之三字下有脫文合曰既三之則為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矣如此文勢方相接此下康成云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賈氏謂駑馬又有一馭夫序官合有六十三馭夫秀崑謂序官止計五十二閑則馭夫六十人耳

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注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回於此疑之不知此諸侯大夫者天下之

諸侯大夫乎抑畿內之諸侯大夫乎畿外諸侯每國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計一千八十匹不為多畿內三公食采地如諸侯不容養馬一千八十匹也近世賈似道為宰相漢唐以來凡為宰相者皆無此馬數惟古外諸侯有之齊景公有馬千駟則四千匹衛父公駮牝三千則三千匹六國六王騎動萬匹是也畿內諸侯恐無之家四閑畿內卿大夫及外卿大夫皆恐難養此馬四閑乃天子六馬三之一養馬七百二十疋卿大夫家魯三桓晉六卿有之畿內六卿上大夫次卿中大夫與下大夫無慮百數十人一家養馬七百二十八匹不亦富乎秀崑謂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今天子十二閑可駕八伯六十四乘邦國六閑可駕三百二十四乘家四閑可駕二百六乘天子諸侯

少而大夫已多與古不合回尤疑之周禮不足信也秀崑則謂
卒乘之馬寓於丘甸不在此數中如此則非出軍征伐之馬天子
六軍一萬五千人為萬乘又有六遂六軍亦萬乘諸侯千乘則
齊景公之千駟是也然大國三軍之數其曰可出車五千乘之
國二等次之惟大夫之家凡卿皆大夫豈容備車二百餘乘乎
秀崑謂春秋卿大夫可謂倍矣子駟之死子產成列而後出車
十七乘則為馬才六十八耳然則劉歆周禮不足信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師仲
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後鄭之說不可曉先鄭之說以今較之
古人馬無割勢豁鼻之事始於大蒙古國契丹女直皆未也不
割勢不豁鼻稱為生馬牝馬善牡馬當通淫之時難駕馭晝夜

嘶無故輒蹄齧今蒙古人行軍不用牡馬用攻馬者攻馬者
之謂此攻馬不嘶夜下寨萬馬寂然勢已割氣力完鼻已
豁善走氣出不喘以此取天下古之聖人慮不及此世變豈有
極哉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
獻馬講馭夫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師仲云執駒無
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駟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
之時駒弱血氣未定先牧始養馬者未聞夏通淫之時攻其特
為其蹄齧馬社始乘馬者世本相士作乘馬臧僕簡練御者令
皆善也馬步神為災患者講簡習也介甫云簡厥臧亦簡其或
不臧回謂臧僕二字奇以吾齊人家用僕而不能臧者多之八

祭祀毛馬同色也齊其毫也如冒頓單于東方南西北也大青飾造車之馬及堊埋之非真馬也塗車芻靈四海山川飾黃駒王巡守殺駒以沈漢武祭河沈四百馬

趣馬下士阜一人前已計之計用一百八十人阜一人則亦一百八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掌贊正良馬贊佐也佐校人也簡具六節即五良一駑也幽王之世蹶惟趣馬與豕宰司徒內史師氏之流協于褒姒小臣下士亂常者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馬醫也今人呼為醫獸然周官醫師之屬自有獸醫四人巫馬期乃此官之後

牧師掌牧馬之地皆有厲禁界限也孟春焚萊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合牝牡也凡田事贊焚萊則仲春教振旅以蒐而火

樂之事也秀品謂此職管阜徒以武王歸馬放牛之後未有牧政戎馬皆馬質所市耳回謂此臆說文王天下三分有其二馬不少矣武王歸馬華山不以槽廐餵之耳非棄之也謂之未有牧政則可周官未作也作周官而後有馬質之官武王何嘗買馬其謂孝王使非子主馬汧渭之間蕃息而車鄰駟鐵小戎之盛見于歌詩列國徃徃效之於是定中駟頌之篇作而中國蓋多馬矣此說亦不然車鄰美秦仲有馬白顛一句而已駟鐵小戎美秦襄公此三詩秦之多馬亦未見其盛也犬戎殺幽王戎狄之患方熾秦襄公攘之而周平王東遷矣於秦則利而何益於周定之方中衛文公之詩駟魯僖公之詩齊桓霸而王室卑衛魯多馬洛邑衰微馬亦不能強魯衛而晉後復興可歎也○

秀崑李氏又曰若夫秉心塞淵駉牝三千思無疆思馬斯臧則其本又在此不然雖有王毛仲之徒數十亦何救於漁陽之禍哉○紫陽方氏曰此乃秀才時文說話國家兵財刑政周官三百六十職無一事一物不歸於先治人主之心豈不是好說話然官有大小事有本末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此二公之事朝廷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天下中外執事之臣無不盡心竭力各精其業漢宣之世百工技藝咸精其能在下之人無不任職而已便說道人主心上此乃禹稷臯夔伊周之當為道揆法守故不同也

瘦人所求反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駉攻駒及祭馬祖先牧執駒散馬耳圍馬九事阜乃四牡孔阜之阜佚逸也

○牧制閑者散馬耳三字初難通讀為中散大夫之散以竹括押馬之耳頭動搖則觸竹後乃串習不驚馬八尺以上為龍周八尺當今省尺四尺四寸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紫陽方氏曰近世准尺十大寸官絹四丈幅二尺中納省尺梳入用之有准尺之八寸秀崑所計如此則周之一尺得近世尺五寸半不亦短乎恐未然

圉師無官教圉人養馬即是一師管四人養四疋馬者春除蓐爨廐春分出馬牧於郊康成謂蓐馬茲似乎今之草薦武王伐紂有負茲之文爨以血爨之而神之也夏房馬音雅廡涼馬也射則充椹質椹質所射者習射處不可曉茨牆則剪闔闔也蓋牆則剪苦當止是秋分後牧養馬院之牆凡茨牆責之蓋責

之採茅乎然圉師圉人共計二千七百人無乃王城之宮之屋
之墻之茅茨青之乎此茅今人曰茅屋以今解古非包茅縮酒
之茅非藉用白茅之茅今人苦屋稻穰可也山有草如蒲茭亦
茅也

秀嵩李氏曰每二百一十六匹設官十九人史徒圉四伯十八
人而校人巫馬牧師馬質之官與其屬尤不在焉通十二閑之
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良駑共之其官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
二十有二人下士二百八十四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合六千有
十人率一官而畜十一馬亦不可曉

紫陽方氏曰此周禮所以不可信也古百乘之家以指大夫言
其食邑之所出也則馬在井田之命今此四閑之馬三分天子

之數七百二十四匹依周禮張官置吏合用一千四百餘人日
而出日中而入春出秋入家有養七百二十疋馬之屋野有牧
七百二十疋馬之地安所辦乎魯三卿果常有之乎諸侯六閑
猶云可也卿大夫亦敢自置校人庾人牧師趣馬巫馬之官乎
一馬一圉人七百二十人何以膳之乎回故曰周禮不足信也
細攷此節事似乎玩物喪志

善馬有毒 馬肝毒 爾雅馬名
數不書

紫陽方氏曰秦紀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
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
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韓之戰晉惠公擊繆公傷足
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推鋒爭死脫穆公以報食馬之德生得

晉君漢書食肉無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然則馬肉無毒而馬肝有毒八珍之味有狗肝以營蒙之為炙而特牲饋食有肝俎未鹽進尸凡肉體骨歲醢牛羊豕犬皆見其名物惟馬為人主之膳牲第一而庖烹燔漬之法無所聞豈王饌不食此物而虛存其名乎周禮馬官之多馬政之密如此駑馬給宮中之用亦千餘匹而王膳之牲三鄭略不解一二回所以不信周禮也本為王膳有馬攷論及此爾雅馬名數目駒駮馬野馬以至力會馬色也跂跂曲脰馬也馮文黃目之馬也馮士膏馬行也

果下馬

款段馬

紫陽方氏曰駑馬給宮中之役漢果下馬駕小車馬少游款段馬之類歟

趣馬下士一百八十人附六卿比長下士一萬五千

紫陽方氏曰周禮九命之說上中下士命數無聞鄭玄注謂王

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王三命之上士在外為列國

之卿王二命之中士在外為列國之大夫再命子男六卿此一

句已可疑王一命之下士在外為子男之大夫至此則尤可疑

六遂里宰每里下士一人猶掌三十五家六鄉比長掌五家而

已下士一人則此之下士也一萬五千人矣視在外子男之大

夫而所掌以一戶管四戶何至受王之一命此周禮所以不可

信也馬官趣馬下士阜一人計趣馬之官一百八十人所管馬

十二匹而已其祿秩視子男之大夫而儕於九命之列謂之一

命受職猶之比長所管共五戶而亦視子男之大夫乎此周禮

命受職猶之比長所管共五戶而亦視子男之大夫乎此周禮

所以不可信也李秀崑論王養良馬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官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二十有二人下士二百八十四人共三百及總計用六千餘人以為不可曉者是也然謂此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禮秩亦如之蓋其在鄉則其所管止於五家在軍則所掌止於五人在廐則所掌止於四騎也田謂此說似是而下一句微若趣馬下士掌馬一十二匹圉師無官掌圉人四人養馬四匹圉師圉人僕三千人乃庶人之在官者周禮雖不足信而又難細攷也

漢時單騎○馬一閑二百一十六匹○種戎齊道田駑六馬○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十二閑二千一百六十疋

○良馬五物即十二閑數○駑馬三之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總三千四百五十六疋○良以乘計駑以儷計○家四閑七百二十匹疑○馬祖先牧馬社馬步○紫陽方氏曰馬政此又十六題一盡見前諸攷中此鶴山先生要義法也注疏一大段中有三題五題分標其題於前於上春秋經有傳文公通鑑有綱目呂東萊大事記題有解是也他皆倣此

通典馬政

紫陽方氏曰杜佑通典有馬政一條大抵皆周官之文隋唐馬政不必書隋煬帝非無馬而亡唐明皇非無馬而亂今通典有節本附李清臣文一篇有海上與女真買馬契丹置戎阻之之事有元昊以谷量馬之事谷量牛馬匈奴舊俗也清臣號李洪

水迂齋文選稍取之馬政文多不書

爾本抑李獻身文二篇有與上與文真買

與典魚效

自呂東萊大車

六張一盡

二千四百

○身



